文獻徵存錄

敘

吾師東生先生貌古神清學問淹博於書無所不覽每執筆文不加點如風搆雖少有羸疾年三十六斷絃後

不再娶以嘉慶戊辰通籍在詞館二十餘年陟升學士以事左遷庶子道光壬午余受知之年正先生官庶子時也先生體弱多病不喜酬

應日常過午不食每夙興在
丑寅之交率燒高燭一二枝
閱書數十番天始明無間寒
暑搜討校勤蠅頭細字或行
或楷隨筆著錄間有塗抹

至不可辨識者所輯皆當代名流紀事凡十一册廿餘年來未成書也先生既歸道山藁本為汪君喜孫取去疾革時余先一日往視先

生云吾詩集已交程春海

他無著述惟紀事底藁在

孟慈處彼時未見此藁因

先生病體沈綿不敢細詢岦

是閏先生有寘間洪事了語

閒於侍側時詢之先生曰有至道光初元間事耳孫余會盡早留鬚余疑之曰唯唯踰月往謁先生亟詢曰鬚何不全留且曰留鬚則運氣大通

余敬諾而退後數年果驗至今思之言猶在耳也是書之成六有數先生殁數年矣甲午歲孟慈忽指余告以紀事底藁若干册余亟詢之先索

得五本粗觀大略深知先生用功之勤不數日孟慈走索余欲觀其餘而孟慈色吝甚詭曰塗抹處甚多恐一時難遍觀也彼时正為友

友俞理初刻癸巳類稿因舉以授理初理初知纂幸未全為余畫策轉向春海言之屬其精索因并餘六冊取來細加繙閱會理初叙々

南旋鈔寫未及藏事踰歲
余有瓊州之役孟慈來索
余以先生手澤所得之不
敢棄也綫詞謝之後理初
又殁於金陵是書沈閣已

次每一展視照篇對先生
余甚懼焉二十二年自楚南
乞養旋里人事匆從倏忽
又八九年咸豐初元適陳碩
甫渡江來訪余又以此書屬

之朝夕盤桓商榷此事而遲
延未果值時勢多艱碩甫
陽江遠館又不能來自歎齒
危髮禿年又十矣是書未
付剞劂將莫之何是年秋有

紫川劉藝彙存之刻因輯
紫川名家詩鈔彙存尚未後
事即於其間竭昕夕之力手
自編次并倩及門諸子暨兒
子輩晨夜鈔錄除理初頎

甫先已理成四册外又編成六册付諸手民論當代文獻未敢云備然亦不負先生勤勤紀事之意矣題曰徵存猶彙存之志也

咸豐八年立冬後三日蘇原王藻

書於有嘉樹軒之南窗

文獻徵存錄卷一目錄

杭州錢林東生輯

南通州王藻菽原編

柴紹炳

曹本榮 計東

王命岳

許友 子遇 孫鼎 均

余懷

丁煒 弟焯

范鄗鼎 辛全

陸隴其 邵嗣堯 彭鵬 魏象樞 魏裔介

陸夢雷

陳遷鶴 子萬策

馮景 顧諟

文獻徵存錄卷一

杭州錢林東生輯

南通州王藻菽原編

孫奇逢 杜越 耿介 張沐 魏一鼇 張果中 彭了凡 理皂和 沈嘉客

孫奇逢字啟泰又字鍾元保定容城人也父丕振明諸生奇逢少聰慧有口辨常出謁楊尚寶忠愍子也尚寶猝然問假狂圍城外絕救援內乏糧芻將若之何奇逢即答曰效死勿去尚寶歎曰吾見子生平矣時年十四及十七舉鄉試篤學尚志與定興鹿善繼爲友以聖賢相期遭父母喪廬墓六年桐城左光斗甚重之奇逢固湛淡好書然爲人清心忌惡能厲風節所至多與其賢

豪長者遊嘗以吳縣周順昌嘉善魏大中桐城左光斗
爲今時之三君八俊往詣之酬接之頃便定昆季大學
士孫承宗視師關門善繼參其軍事命駕訪善繼輒投
剌謁候承宗慷慨言當世事承宗恨相知之晚天啟中
閹人魏忠賢用事於內東林黨禍大起左周魏皆逮捕
下詔獄奇逢與善繼父正及同縣人張果中周旋其事
且納橐饘焉光斗弟光明大中子學洢順昌友朱友文
往來京師經容城必主奇逢家獄久不解奇逢上承宗
書曰左魏諸君子善類之宗橫被奇冤誰不扼腕昝盧
次樓一莽男子目謝茂秦以眇布衣行哭燕市曰諸君
子不生爲盧生地乃從千載下哀湘而弔賈乎李獻吉

下獄何仲默致書楊邃庵求爲引手康德涵義急同調
至不自愛其名浮邛廓園之品固當直踞獻吉何次楩
敢望某一介書生尙負慚於茂秦閣下功德前無邃庵
憐才扶世之感諒必有激於中獨豈無意乎承宗讀其
書歎息乃與善繼謀請入朝將見帝奏釋之時閹黨謂
言承宗入有淸君側之事忠賢懼涕泣請於帝下詔止
承宗行洽獄謚急光斗大中順昌各坐贓至萬奇逢與
正竭家貲代償不給則置櫝一口於門大書其上曰爲
提學左御史醵金還贓之櫝諸生聞而麕至一日得數
千金光斗大中順昌遂拷死奇逢復散其金立盡或謂
奇逢不畏閹黨聞乎奇逢歎曰人固當有死爲三君死

死不恨且死定有命閫其如我何哉奉聖夫人客氏弟光先慕其名高介所知贈馬一匹辭以貧不足具芻茭再請致養馬之需則曰病不能乘馬卒辭之其不畏彊禦如此山寇起容城被圍帥鄉里禦之城卒以全乃攜家入易州五峯山久之徙新安縣初南宮杜越避寇於新安越固善繼高弟也奇逢旣以破亂其家崎嶇兵閒有所感激乃與越論學由是不爲危言覈語潛心於宋朝濂洛諸儒亂定後竟返輝縣蘇門督子弟躬耕自給誦說詩書以老矣奇逢言學易以存誠爲本禮以愼獨爲要遇門內甚謹立家規設家祭儀注身行之勿怠庭除整潔內外輯穆家貧或一日一食家人怡怡奇逢詠

詩不輟自公卿以逮布素歘然以誠信相援門下諸生甚衆登封耿介上蔡張沐江陵滚士昌范陽耿極清苑高鐈皆稱高業魏一鼇自山右至起雪亭於夏峯奇逢嘗遊其上故及門問答一鼇爲多睢州湯斌以監司乞養歸授徒梁宋閒後乃事奇逢斌洛學編輯於此時也潁川劉吏部體仁有雋才見奇逢若有所失求築室夏峯以居久之不樂棄一琴於堂而去因名畱琴堂順治初祭酒薛所蘊薦奇逢稱爲許衡吳澄請以奇逢長成均奇逢固辭其後累徵終不起嘗曰吾坐兼山堂讀易其中消遣世慮有清泉嘉樹足以資嘯咏有良朋諍友標理談義足以和性情舍此至長安事貴人乎其不知

止足之義矣安福李震生見奇逢出曰先生今隱矣而少時豪俠之氣尚自逼人先生非隱者也奇逢語其弟子曰吾生平尚友凡三變乙丑丙寅之際則慕陳太邱癸甲之間則管幼安田子春今耄矣其惟衞武公乎康熙十四年卒年九十有二河南河北學者設主於百泉書院祀之其自贊問爾爲誰曰歲寒氏歲旣云寒爾何爲爾曰幼讀書妄意青紫長知立身頗愛廉恥雖困公車屢蒙薦起骨脆膽薄不慕榮仕衣厭文繡食甘糠粃隱不在山逸不在水隱於舉人七十年矣繞膝多男及門有士老而學易欲探厥旨聊以卒歲如斯而已論學先倫常日用而驗察乎天理言心卽在事見言己卽在

人見言高遠卽在卑邇見而歸於愼獨而已受易於雄縣李對晚遂發揮其說津逮後學名讀易大旨凡五卷又著尙書近指四書近指四禮酌理學傳心纂要八卷聖學錄兩大案錄乙丙紀事孫文正公年譜畿輔人物考中州人物考孝友堂家規歲居文集答問日譜數十卷

杜越字君異家貧教授生徒束修一無所受粗糲衣褐苟完已足恬於榮辱終日舒舒人試加以非禮亦無忤也避寇居新安黃髮孺子皆愛之年八十餘容色益壯縣人高尙書問服食之法答以生平未嘗有恚怒或以此致老壽目康熙中徵博學鴻詞至京師以筋骨衰弗

就試是時入試不入格凡年老人吏部爲裁量注官惟越與太原傅山

聖祖命加中書舍人時人歎爲美授越雖通率然以禮進退其中嚴而秉浛不冐錄錄學者咸謂其寡過如蘧伯玉不改其樂如顏回云有紫峯集十四卷

耿介初名冲璧常誦北山移文至耿介拔俗更名介字逸庵順治九年進士授爲翰林院檢討除福建巡海道僉事俄以參議巡江西湖東除直隸大名道副使所至竝以廉潔著遭母喪去職服除不出介清修絕世以德化其鄉前後知縣事亦愧慕之勉爲廉吏如張某王又旦是也寡交接惟從孫奇逢遊蘇門尚書湯斌薦之徵

入京授翰林院侍講學士從爲詹事府少詹事斌被劾介亦引疾歸介論學專宗朱子所著有中州道學編二卷中州道學補編一卷理學要旨孝經易知理學正宗中州講學者又有張伯行竇克勤稍後於介伯行儀封人康熙二十四年進士累官至禮部尚書謚清恪有濂洛關閩集解克勤拓城人康熙戊辰進士檢討有理學正宗

張沐字仲城順治十五年進士知内黄縣罷去以尚書魏象樞薦起知四川資縣後移病歸沐潛心理學行爲儀表雖無高爵重位隱然爲中州儒宗新城王士正爲斌作繪川書院詩云輾轉有耿介上蔡有張沐著書各

滿家眾流匯川瀆耿公實廉吏齋廚甘杞菊張公赴徵車萬里向巴蜀其爲人所敬如此沐有溯流史學鈔二十卷詩經疏略八卷周易疏略四卷春秋疏略五十卷以左傳爲孔子所作禮記疏略四十七卷圖書秘典一隅解一卷一隅解者其子煓注圖書秘典也皆宗姚江說

魏一鼇新安人著北學編雪亭夢語漆士昌有補理學心傳列奇逢於顧憲成後爲古今第十二人儒者不以其說爲然也高鐈字淵穎嗜酒好遊名山水每成一詩即鐫之山石上有集數十卷其門人陳僖輯之

張果中字于度容城人與江邨鹿善繼同閭里從其遊

學善繼以甥妻之果中頗重惜名義都御史左光斗給事中魏大中被逮皆主其家老入蘇門依孫徵君奇逢高蹈遠隱不與俗人交接卒葬夏峯邨之北原徵君爲之傳果中與蠡縣彭了凡西華理岦和竝著風節與徵君敦友誼人謂之蘇門三賢

彭了凡明末爲諸生亂後遊河朔依孫奇逢以居操節甚苦土人餽之粟不受竟坐死嘯臺旁徵君題之曰餓夫墓

理岦和字寒石西華人本姓李恥其姓與闖賊李自成同曰吾今姓理矣家貧甚孫徵君奇逢常貽西華令書恤其老母幼孫稱爲魯連後一人也岦和有詩文集因

亂散軼

沈嘉客字無謀河間故城人性孤迥嗜潔與德水侍御盧世潅臨清孝廉汪大年友倡和以相悅遊吳交姚希孟孟長楊彝子常顧夢麟麟士又遊梁交吳伯裔讓伯徐作霖霖蒼容城孫奇逢尤相知好一遊吳再遊大梁中年作閉關書送客不出籬落一畞之宮花竹清渼圖書充物縣令至每式廬免其徭役有絶句云淮南作客逢春雨破帽疲驢幾日程六合城南呼舴艋綠陰相送到南京年八十餘卒

李容　子慎言　慎行　王心敬　李士瑸　張珥

黨湛　王建常　王化泰　白煥采　羅魁　程良受　甯維垣　王吉相　楊甦階　舜階　馬棫士　張承烈　志坦　宋振麟　康呂賜　馮雲程　康乃心

李容字中孚西安盩厔人父可從爲材官崇禎中從總督汪喬年監紀孫兆祿討賊敗歿襄城容時年十六及壯不屑求仕進於山中築一土室居之自署曰二曲土室病夫以水曲曰盩山曲曰厔也時人稱二曲先生養閑慕道於世事泊然無所累嘗讀橫渠藍田之書慨然有修明關學意勤於誨誘從遊者日至所居庳狹乃至於無所容論學以自新改過爲極則論之曰易言乎自新復其本原之謂也悔過者不於其身於其心於其心

則必於其念之動者求之易曰知幾其神夫子以爲顏子其庶幾謂其有不善必知知之必改也顏子所以能之者由於心齋靜極而明則知過矣上士之於過知其由於吾心從心之所未發過之除之其爲力易中材稍難矣然要以靜坐觀心始靜坐乃能知過知過乃能悔過悔過乃能改過以自新也以學者於朱陸各有所宗誠之曰諸儒之說醇駁相閒舍短取長當善讀之不然醇厚者乏通慧穎悟者雜竺乾不問是朱是陸皆未能於道有得也異日謂大學明德與良知無分又曰學者當先觀象山慈湖白沙之書闡明心性然後取二程朱子以及康齋敬軒涇野整菴之書以身踐履之則其趣

頗近乎姚江矣嘗著十三經糾謬二十一史糾繆既而悔爲記問之學巾箱中惟置四書反身錄一册有來學者輒授之曰道在是目所至講學門人皆錄其語則曰授受精微不在乎書要在自得而已是時孫奇逢講學蘇門爲北學餘姚黃宗羲繼之有南學關中之士則羣奉容以爲模楷焉人有餽遺者雖十反不受或謂交以道接以禮孟子不卻容曰我輩百不能學孟子此一事不學孟子是亦孟子之所許也一主關中書院康熙十年秦督鄂濟以隱逸薦辭後徵博學鴻詞復推上容容固稱病不就彊之遂發狂用刀自刺乃得予假治疾因歎息曰生我名者殺我身不幸而有此名是乃學道不

醇洗心不密不能自晦以至於是也由是杜門斷交接朋友詣之者絕不得見一日白崑山顧炎武元和惠周惕至倒屣迎之人驚曰彼何人斯二曲先生乃敬之如是耶初容父臨去拔一齒付容母容母彭氏葬其齒名曰齒塚容既除母服徒步之襄城求其父遺骨不得爲文禱於社斬衰而哭晝夜不絕聲淚盡繼之以血麻衣皆色爲變知縣張允中聞之請適館不可請爲其父置一祠起墳於戰地慰孝子罔極之卹乃可之方鳩工匠度費務前盩厔令駱鍾麟嘗執弟子禮及是守常州甚敬異容乃請容謁道南書院因講學東林以待祠事之庀容至無錫縣既而至江陰移靖江又至宜興初若安

焉中夜忽有所感自責曰不孝汝此行何事而栖栖於此雖見顧又何讁乎謝學者詰朝竟行還次襄城酹父之靈又釃酒告諸部曲曰壯士死矣死而有知魂當從吾返故鄉也其夜宿祠下聞揚聲悲歎不絕人咸以爲異允中遂爲設奠立督師監紀位以容父配國殤五千則設長筵祀之容伏地哭允中哭觀者皆哭旣罷立碑於墳上題爲義林載招魂之主取其墳土西歸告於母墓而坿之齒塚中复持服如初喪晚又遷富平

聖祖幸關中欽容風素敕大吏致容容年老遂稱病篤遣其子詣

行在陳情且獻所著四書反身錄一部

聖祖嘉其意賜御書美之容居富平以壽終有二曲集二十二卷門人王心敬所論次也王士正曰种放賜告西歸有一高士隱居三世以野蔌一盤詩一章贈放云接得山人是舍人朱衣前引到蓬門莫嫌野蔌無多味我是三追處士孫宋史列放隱逸傳予嘗非之若此君差無愧耳近盩厔李容以理學倡導關中兩經徵聘不出有三追處士風矣全祖望曰癸丑陝督鄂公以隱逸薦戊午詞科中朝必欲致之大吏勸行因稱病篤舁其牀至行省遂絕粒水漿不入口者六日戒其子曰我日抱隱痛自期永栖堊室平生心迹頗在堊室錄感一書死斂懷堊室錄感以當飯含權厝堊室三年方可附葬

母墓勿受弔使使泉下要抱憾也當道知其不苟出不復迫之嗚呼先生所以終身不出蓋抱其終身之痛然而襄城有其父祠盩厔有其母祠立身揚名其道愈尊斯可謂之孝也子愼言愼行愼言補諸生亦不仕

王心敬字爾緝鄠縣人論學以明新止至善爲歸善治周易著豐川易說又關學編五卷有豐川集乾隆元年舉孝廉方正尋病卒

李士璸字文伯同州人以諸生貢太學篤好正學康熙七年容至同州與同邑張珥同詣之請執弟子禮二人齒皆倍於容也士璸所著有大學正詣二卷羣書舉要二卷孝經要義一卷四書要諦四卷小學約言一卷理

學宗言二卷王陳宗言二卷問疑錄一卷玉山前後集
十卷年九十乃卒
張珝字敦庵順治四年進士也
黨湛字子澄同州人事親以孝聞不營生產瓦盂脫粟
安之若素晚屏居土窯中靜坐有得每與同志講集娓
娓不倦年八十矣步訪容於盩厔商證所學留浹旬乃
去
王建常字仲復朝邑人爲諸生家貧好學著述甚多又
專精於孝經許孫荃聞其名以金幣往見之久之不敢
出乃改餽葛綿數種其抗節如此同里關獨可者佚其
名容過朝邑嘗一見之稱其篤實樸茂與建常在伯仲

聞也

王化泰蒲州人少有志於性命之學常賦靜中吟三章以抒其心得年七十訪容於盩厔遂稱弟子日夕往復無怠色每自謂日暮途遠虛擲此生唏嘘不已見者悚然

白煥采字治如同州人歲貢生建志正學晚歲與蒲州王化泰迎容主其家日集友生會講執弟子禮勿敢倦怠容稱其踐履切實今篤行之士也又有咸甯羅魁韓城程良受蒲城甯維垣邠州王吉相皆篤志勵學得知行合一之旨雒南楊堯階楊舜階同州馬棫士武功張承烈承烈子志坦亦其次也志坦年三十而卒容慟之

爲志其墓焉
朱振麟字子禎陝西淳化人恩貢生母病目盲振麟曲意事之日夕以舌舐其目三載母目復明人咸異之爲學博雅旣而與同邑姚閎先羅萬藻討論性命之學吏部檄授敎職辭康熙十七年舉博學鴻詞亦不起所至人事之爲經師有大學知止義說二程語錄寶鑑及詩文若干篇
康呂賜字復齋陝之武功人爲諸生絕意仕進思欲倡明先儒絕學刻苦數十年自謂有得以致良知爲宗主愼獨爲工夫以體用一原內外兩忘爲究竟名其齋曰愼獨所著有愼獨齋日錄雖居關中而嚮往於姚江說

者謂與二曲先生旨趣不相歧也

馮雲程孝於事親爲諸生以選拔入成均除賔州判甫半載即以病乞歸日徜徉山水間爲詩與郡縣李柏同調尤慕李容之爲人晚寓居二曲以其女字其子焉性剛介閭里有不平事必侃侃言之嘗自言曰我一身無長物止餘勁骨少許耳

康乃心字太乙郃陽人秦人語曰關中二李不及一康嘗有題秦莊襄王墓絕句云原廟衣冠此内藏野花歲歲上陵香邯鄲鼓瑟應如舊贏得佳兒畢六王題於慈恩塔上侍郎王士正祭告西岳過寺見其詩亟稱之翼日詩名遍長安而乃心不知也康熙十四年學使陸德

元旋拔之充貢進退辭讓一以聖賢爲準則著有毛詩

箋華野集太乙子韓城有平遥志若干卷

徐枋　吳楢田　金孝章　王玠　楊藎介
宋之盛　朱用純　李洪儲

徐枋字昭法又字俟齋長洲人少慕恬素潔愼不染崇禎十五年舉人明亡避地汾河遷蘆區後在金墅又居於積翠及遊靈巖山愛其曠遠有趣卜澗上居之將老焉頗善丹青世稱絕妙將軍蔡毓榮爲武昌督遣使通書且餽兼金求枋作畫枋不與曰明府正是殷荊州特吾薄顧長康不爲之耳曾以一幅畫寄楊州王士正其畫爲靈芝之二莖士正詠之曰天池白雲裏寫此商山姿感君黃綺意勝食齋房芝時人以爲雙絕然枋於祭酒未嘗披襟暫面也其意致不羈如此枋不入城府十年睢州湯斌巡撫江南屏騶從訪之遜登其堂堅坐移晷

枋避不出斌誦白駒之詩周覽歎息而去嘗絕食有饋米至門者卻不可受惟岳退庵禪饋之乃受士正曰子嘗有齋中三詠其一昭沄靈芝也又金俊明畫梅云鄧尉花時雪幽人日往還生綃幾半樹忽憶漁洋山王光承有草書云逃名東海上時復帶經鉏自是高人筆非關餓隸書三君皆吳中高士也朱彝尊曰孝廉高蹈者吳越居多始終不入城府者吾郡李潛夫巢端明及吳中徐昭法此外不概見昭法歿最晚故名尤重江左得其詩畫不啻珊瑚鉤也枋詩才清妙有懷友詩云細雨寒江路孤燈獨夜舟故山今寂寞爲訪玉峯秋枋性既狷狹絕俗俗人亦不可候之惟朱用純至門則把臂延

接置酒辦肴敷極歡乃去甯都魏禧至吳枋亦與爲友枋同時吳中高士又有金孝章俊明王玠光承亦枋之流亞也枋卒後貧不得葬將卒豫戒其子曰宋中丞甚知我若我死勿受其金也宋名犖也果使人贈棺槨之資子如父命不受之焉忽有人至自請葬枋其人亦貧日寫篆隸數幅張之於市市人知而競買之逐日約得一金匝月之後遂葬枋於靈巖山麓葬畢即去不言姓名有識之者曰此山陰戴易也易字南枝一名冠字峩仲戢山門下士有釣臺詩集其釣臺懷古有句云遠擕僊女全家隱渓悔羊裘大澤行累百首

吳稽田枋妻弟也枋避地依稽田居汾湖及在金墅則

稭田往依焉又同居於積翠及枋定居靈巖而稭田出遊每自北來俱過㽅上居不入其家枋集中呼爲遠公者皆稭田也路灾葬於膠東焉

金孝章字俊眀吳縣人初爲諸生一日筮易林得蠱之艮曰天將欲我高尚其志乎遂謝去傭書自給自題所居曰春學閑房畫梅花入妙品常以手寫陶詩及梅花一幀寄王士正士正甚珍之

王玠字光承上海人故眀諸生也亂後與弟躬耕海畔工草書喜吟詠有鎌山草堂詩集

楊諠介字友石諸生督學蔡懋德目爲國士眀亾棄巾服名所居曰冰雪草堂苟完牆戶蔽風雨而巳日每絕

糧采蕨而食之或竟日不舉火怡然也巡撫蔡士英聘
主鹿洞書院以疾辭
宋之盛字未有居匡山下白石邨人稱白石先生嘗與
程山甘京論祭立尸喪復之禮不可廢魏禧贈詩云穆
穆貝時運貞元吾爲師百草變春日安知秋所爲
朱用純字致一崑山人守程朱之學以主敬爲程患學
者空言無實所講多反躬自責之言或將以博學鴻詞
薦固辭之閒居味道以諸生老將卒顧門弟子曰學問
在性命事業在忠孝年七十二有大學中庸講義及愧
訥集
南岳上人退翁名洪儲字繼起揚之興化人姓李氏父

嘉兆當甲申之變貽書其子曰吾始祖皋繇爲理官子孫因氏理其後以音同亦氏李今先皇帝殉社稷而賊乃李氏吾忍與賊同姓乎吾子孫當復姓理氏先是時中州李辿和寒石恥與賊同李上書請改氏理嘉兆未之知也適與之合天下傳爲二理退翁早歲出家事三峯於吳之靈巖爲高弟雖出家痛思其父之大節東南放浪之士皆與交接翁或爲之排難解紛辛卯爲人所訐幾不免諸義士救之得脫好事如故或以前事戒之曰吾苟自反無媿卽有意外風波久當自定又曰道人家得力正於不如意中求之又曰使憂患得其宜湯火亦樂國也吳中高士徐枋歎曰是眞以忠孝作佛事者

也枋所居澗上學堂耐寒餓不納人絲粟獨於退翁有
淡契稱白衣弟子退翁周之無不受常曰退翁是竺國
中所謂大人也故儀部郎吳人周之璵歸終脫然談笑
而逝退翁沈吟曰是恐非故國遺臣所宜聞者瞿然明
發之慕老而不衰築報慈堂於堯峯以祀其父晚以南
嶽之請主講福嚴寺吳人恐失之往迎以歸壬子卒於
靈巖年六十六其出家也年四十退翁在沙門宏暢宗
風篤好人物絕類三峯徐枋曰此其迹也但觀其每年
三月十九日素服焚香北面揮涕二十八年如一日是
何爲者也法嗣甚眾故大學士嘉魚熊開元從亾不遂
自鑾中歸依退翁爲執役一見卽曰是非常人也旣而

有識之者曰是熊公也其後居華山名正志故監司沈壽岳子麟生抱王裒之痛依退翁說法其後居姚江名大瓠故諸生董說經學極博隱居潯谿辛卯之難寺徒星散獨負書杖策入山爲時所重其後居堯峯名南潛退翁所著有孝經義說及靈巖樹泉集全祖望曰易姓之交諸遺民多隱於浮屠其人不可以浮屠自待宜也退庵本國難以前之浮屠而耿耿別有至性遂爲浮屠中之遺民以收拾殘山剩水之局不亦奇乎

應撝謙　徐介　姚洪任　清宗孟　沈昀

應撝謙字嗣寅學者稱潛齋先生浙江錢塘人生而有卦文在掌右目重瞳子幼即和謹踰冠作君子貴自勉論是時社事盛浙有讀書社小築社登樓社以文詞相雄長撝謙偕同志之士虞畯民張伏生蔣與恆爲狷社取有所不爲也事母至孝母病連年累歲撝謙常自爲粥及和湯藥以進母母有問未嘗不在母憐之彊爲娶婦終不可入私室及母卒踰祥禫月始成昏禮焉崇禎甲申後棄諸生不復出居威乙巷家至貧乏坐臥一小樓客至以梯援之樓下周以短垣蓬蒿皆遍酌水茹菜不改其樂自爲无悶先生傳其略云先生學不適時不

好禪不喜陸王家言爲文章不詭合自怡悅而已密友多窮交經年不見與日見無異足跡不出百里而泰華溟渤皆於書策見之生不及古人而羲農堯舜若接聲響也著書若干萬言人來觀者亦不吝云太守稽宗孟深敬撝謙每屣履造其廬知撝謙貧遺之金旣讀旡悶先生傳懷金歸竟不敢遺之姜圖南以御史視鹺歸里暑月行衎道中見撝謙方著木棉衣踽踽而來旣歸遣人以越葛二疋贈之請申契闊之敬撝謙曰昨不幸感寒疾故以衣厚覆之若論篋笥中絺綌故當不乏耳御史歎息謂是人難衣食者海甯知縣許酉山請主講席請見者再不見又再致書亦不答旣而曰是非君子中

脩之道也乃買舟至縣報謁許大喜曰應先生其許我乎對曰使君學道但從事於夔人足矣彼口說者適所以長客氣也酉山嘿然不悅既出趣解維弟子問之笑曰使君好事吾雖不就其聘彼必有束帛之將拒之則益其愠受之則非心所安也行矣莫濡滯矣康熙十七年徵天下博學鴻儒副都御史項景襄侍郎李天馥薦之撝謙方病輿牀以告有司曰撝謙非卻薦也病不能行也浙江巡撫范承謨薦山林隱逸遂稱廢疾客有謂昝泰山孫暚復嘗因石介請以成丞相之賢至於子之身而異之何也撝謙正色曰我不能以我之不可學暚復之可卒不就徵撝謙以儒術教授里中諸生嘗有百

數舉止文雅見者不問而知爲應先生弟子與仁和沈昀徐介鄞萬斯同爲友同縣淩嘉邵沈士則姚宏任皆其徒也其說易曰孔子得易之乾老子得易之坤論者謂非徒雅致兼有實理每歲首必卜年六十九占得謙之九三喜曰吾有終矣吉莫如之趣二子治匠事七月卒爲康熙之二十二年病中爲周忠毅公傳未成書也常準文獻通考例立十考選舉學校治官田賦水利國計漕運治河師役鹽淡律算書先有徐光啟輿地書今有顧炎武顧祖禹故不著錄第爲四十一卷名曰教養全書明代事實搜求尤備又有周易應氏集解易學圖說書經蔡注拾遺詩傳翼禮樂彙編古樂書春秋傳考

春秋集解今文孝經辯定編注古本大學中庸本義語孟朱注大全拾遺性理大中幼學養蒙論較定文公家禮考亭集要潛齋文集若干卷其春秋集解後附校補春秋緒餘春秋提要補遺各一卷則嘉邵所輯也全祖望曰應先生之歿六十年遺書淹没門徒凋落且盡同里後進莫有知其言行之詳者予每過杭未嘗不爲之三歎息也年來杭堇浦稍爲訪葺其遺書以授契家子趙一清一清將次第鈔而傳之姚江黃晦木曰大好潛齋可謂人中之鳳惜所論述未嘗博學而詳說之其墨守或太過目其足師表末俗固不在此先生葬於龍井山下今二子皆無後一坯之土固私淑者所當念也

徐介字狷石陸圻景宣甥也性靜退寡嗜欲年三十妻死不更娶弟敬正病痢躬拭穢惡不以爲嫌著一麻布頭巾數十年不易入河渚愛其山水幽絶無結廬之貲借其友施相宅居焉蕭然吟翫不問世事喜飲酒善哭侯官高兆嘗千里訪之留宿夜半聞哭聲驚問之相子雲蒸對曰鼠銜先生頭巾去也與汪某善晚見馮景亦與爲友年七十二卒於施氏之宅相他出未歸雲蒸婦命桴子傳語諸門生請以中堂奉棺含斂介嘗集陶杜詩各一卷新城王士正與攜謙竝稱之曰二高士云相字贊伯長介五歲亦隱君子也嘉邵字文衡士則字志可有清名向書沈近思推敬之既卒各爲之立傳

姚淇任字敬恆隱闤闠中每日朗誦大學一過姚江黃宗炎見而歎爲獨行傳人也嘗什一之息以養母一日貿絲銀色下劣母怒曰汝亦爲此惡行乎吾無望矣敬恆長跪謝願得改行乃受學於應撝謙撝謙愛之撝謙不肎輕受人物惟敬恆之餽不辭曰吾知其由義而來也然敬恆不敢多有所將每時其乏而致之終其身不改沈昀卒撝謙不食二日敬恆曰朋友之喪而若此毋乃過與喟然歎曰爲其無以爲斂敬恆請任之殯葬皆出其手晚以非罪陷縲絏憲使閱囚入獄敬恆方誦書憲使異之入其室案有程張書數册呼與坐而語大驚即日釋之敬恆著有庸言錄行於世

稽宗孟字淑子號子震江南山陽人崇禎丙子舉人令浙江入本朝守杭州居官清介絕俗吏部張新標嘗詣署中見其四壁蕭然數椽不蔽風雨爲之歎息嘗爲南昌李明睿作閬園影賦絫絫數千言明睿攜示趙洞門李叔則各舌撟不下宗孟舉博學以疾辭有立命堂全集又有楚江鑫史諸編

沈昀字朗思本名蘭先字甸華仁和人少有志操常渡江至越中聞劉宗周講學與應撝謙友益勵清節明亾年二十七棄諸生杜門不候人授徒自給家至貧素有時絕炊掘階前馬蘭草食之鄰有遺之米者昀辭鄰固以請昀方餓甚周旋之頃忽仆於地其人驚駭潛去良

久方甦因笑曰是徒以困我然我感其意矣撝謙聞而歎曰我於交接之際自謂不茍以視沈先生猶覺愧之宗周亦傳其學者頗滋諍訟昀曰尼父言躬行君子若滕其口說以求勝非所望於吾輩也以喪禮久廢緇士喪禮說以授同郡陸寅疾革門人問曰夫子今日之事何如曰心中無一物惟誠敬而已卒年六十三窮無以爲殮撝謙涕泣不知所出曰我不敢受賻襚以汙先生其徒姚宏任趨進曰宏任者可以殮先生乎撝謙曰子篤行先生所許殆可也於是姚遂殮之葬於湖上之某原昀有四子略五子要言家法論升降編言行錄居求編子二毅中純中皆承家學全祖望曰先生與潛齋皆

以淳心篤行師表人倫而風節尤爲殊絕顧世或有知潛齋者而先生沈冥更甚百年以來求其遺書竟不可得萬編修九沙謂予曰沈先生墓上之石未立杭人知學者少斯吾子之責也予乃爲之銘曰三年食薇餓死不悔千秋宰木庇茲書帶

毛奇齡

毛奇齡字大可又字初晴一名甡字齊于蕭山人初生母夢僧持度牒來懸於堂其牒四邊以五螭相銜爲花闌旣生檢郭璞遊僊詩有奇齡邁五龍句因名奇齡少與兄萬皆知名人呼爲小毛公研究經傳聰慧辨博推官陳子龍見其文歎曰才子之文也毛穉黃嘗道吾家大可生負異才挺然埃𡏖之表其頫視鄉之人猶離鶚之縶而就雞羣也明季爲諸生避兵於縣之南山築土室讀書其中炊爨不給怡然意遠鎮東將軍方國安以江南新下倉皇渡江而故相馬士英奉福王太后竄其軍中號方馬軍奇齡斥爲國賊國安大恨將擒殺之旣

而走山寺寺僧匿之已而避讐淮上張吏部有園在東湖之濵中秋夕張燈置酒集江淮諸名士凡數十人遊飲於其中酒再行清歌閒作奇齡扣槃賦明河篇六百餘言及旦則淮上諸家傳寫殆遍湖西參議施閏章還自京師見之驚曰此必予友毛生也題其後云但知王烈是名人不信毛萇本才子是時奇齡改姓名爲王彥字士方也於是淮上人漸知奇齡奇齡曰予實毛姓也又曰予瀕死久矣甡者生又生也遂又名甡字齊于又之齊之楚之鄭衛梁宋閒常登嵩山居道士土室中默念毛詩作問答散錄雖轉徙落魄而不忘其意趣所寄赴湖西閏章留之一年會屢更赦姜黄門以原康生籍

上之成均乃援舊廩例輸貲爲廩監生康熙十七年薦

舉博學鴻詞徵入京青州相國馮溥預辟館相待城東

有萬柳園溥休沐地也一日集應召者開宴賦詩奇齡

獨作萬柳園賦一篇溥咨嗟與宜興陳維崧文並稱之

試擢上等授翰林院檢討爲明史纂修官在館著古今

通韻十二卷上之

聖祖稱善宣付史館二十四年充會試同考官尋乞假

歸得痺疾遂不復出初奇齡成毛詩續傳三十八卷俄

失其藁又尋其綱領鈔其遺緒別著詩札毛詩寫官記

國風省篇三篇後與楚人楊洪才說詩又有白鷺洲主

客說詩一卷晚僦居杭州昭慶寺秀水朱彝尊舍在其

左策杖來往歡情日接好事者寫爲圖像以挹風瀾流焉奇齡是時猶著仲氏易限一日一卦六十四日書成託於其兄錫齡所言故曰仲氏奇齡自少至壯躭於著述不知老之將至也仗氣負才多所淩忽崑山顧炎武德清胡渭山陽閻若璩方有盛名奇齡皆輕之所作經問以爲非者若錢丙蔡氏頗隱其名至於炎武渭乃指斥唾詘若璩辨尚書古文之僞奇齡因作古文尚書寃詞斬勝若璩或病其忮終不可改若其人非雅士僈擲其書不觀不屑更置一詞由此甚忤於物嘗以子貢詩傳申培詩說實明豐坊僞造將糾正之作詩傳詩說駁議五卷又發揮荀虞干侯諸家易說旁參卦變卦綜及

辨先天圖之僞於是有春秋占筮書三卷推易始末四卷易小帖五卷易韻四卷河圖洛書原舛編一卷又因春秋經文自起條例爲春秋毛氏傳三十六卷簡書刊誤二卷屬辭比事記四卷以破宋胡安國春秋傳說著禮經未就成昬喪祭禮宗法廟制郊社禘祫明堂學校問答數篇頗發前賢所未發奇齡著述時有可疵然不失依據後起者皆用其法崇尚漢學不敢以空言說經則奇齡爲有功於經義矣素善樂律家有明甯邸所傳唐樂笛色譜據以作竟山樂錄四卷仰閒

聖祖論樂及徑一圍三隔八相生法因推闡之

聖諭樂本解說二卷

皇言定聲錄八卷

聖祖南巡浙江覽其書獎勞之幷敕改譌字宣付專行賜御書一幅以酬雅意奇齡卒年九十四門人蔣樞編次其集分經集文集經集仲氏易以下爲部四十文集合詩賦序記他雜著凡二百三十四卷論詩宗初唐盛唐不喜蘇軾詩有譽軾者諍辨不已乾隆中輯四庫書采奇齡書至四十許部繫弟子籍者又有陸邦烈盛唐王錫章大采李塨邵廷寀邦烈字又超平湖人著聖門釋非錄五卷錫字百朋仁和人諸生有嘯竹堂集沈德潛稱其詩置西泠十子中固爲上乘廷寀塨別見

萬泰　斯選　斯大　經　斯備　斯同　言

萬泰字履安又字悔庵浙江鄞縣人曾祖表明都督同知萬氏世以武顯泰少獨建志文學書法絶斐亹五七言詩尤善生於明季世積亂離故其所爲詩雅好慷慨一舉崇禎九年鄉試入本朝服道士服隱處不出文行爲天下模楷有八子事餘姚黃宗羲各習一藝務令精熟宗羲嘗歎浙東門風之雄莫過萬氏矣泰晚遊嶺表入羊城賦詩廣栟車中容季布湘江澤畔問巫陽海上人士喜鈔寫傳之後還經彭蠡湖在舟中竟病歿人以爲詩讖也有集名寒松齋稿子斯年斯程斯楨斯昌斯選斯大斯備斯同多知名於世同縣李鄴嗣杲堂嘗論

之云粹然有得造次儒者吾不如公擇事古而信篤志不分吾不如充宗足以文章名世居然大家吾不如貞一至若學通古今無所不辨則吾不如季埜公擇斯備也充宗斯大也貞一斯年子言也季埜斯同也

斯選沈潛理學師範乎黃宗羲羽儀乎劉宗周王守仁年六十卒宗羲哭之慟曰甬上從遊能振蕺山之絕學惟斯選一人百

斯大少有高才志操介特明臣張煌言父友陸符交斯大爲制服葬之從黃宗羲受業精明經義嘗立專傳論世屬辭比事原情定罪諸例以釋春秋仰辨商周改正改月周詩周正及兄弟同昭穆皆足豁前人之疑滯定

後代之軌範又有與仁和應撝謙書辨治朝無堂內朝方有堂往復千言撝謙服其多通著喪服宗法十餘篇尤見制禮本意又以呂氏春秋十二篇首皆從夏正疑呂不韋爲相時已改從夏正至始皇三十六年乃改建亥又謂秦首以十月而不首以正月改年始而不改時月說者皆以爲疑其論郊禘論祖宗祖王肅趙匡而非鄭元後儒以爲微稍繁廣差忒未勉也李嗣鄴嘗言說經無雙名擅八龍昝有慈明今見充宗其爲先輩所推如此康熙二十二年卒年五十一有學春秋隨筆十卷學禮質疑二卷儀禮商三卷禮記偶箋三卷周官辨非二卷世竝行之其禮記集解春秋明辨藁草未刻燬於

火不可見矣斯大子經字授一號九沙少從諸父受書後事應撝謙閻若璩黃宗羲至鄞立證人書院又師之論蕺山之學善隸書得鄭谷口之妙康熙四十二年進士官編修與修康熙字典主山西試太原孫嘉淦從問學一見卽推挹之卒成魁儒出督黔中學政坐事修城旣歸貧所作隸書得錢給朝夕宮詹李紱薦入三禮局時年七十八矣固辭不出乾隆初舉博學鴻詞辭不就部議亦以經爲翰林官不當舉也經增補其父禮記集解從兄言明史舉要未成爲續纂之文輯其尚書說爲一編所自著有分隸偶存二卷卒年八十三

斯儁字公擇又字允誠弱冠耽意執筆遂善隸草父泰

書汯斐亹斯備偶然臨寫便欲亂眞見者言履安遺影於是乎在劉宗周亦難其遺書公擇爲藏之全祖望曰是子劉子之功臣也

斯同明舉人泰有子八人斯同爲第八少未知名父以爲癡常閉之空室中窺架上書有雜書明代事者題曰明史料凡數十大册斯同抽讀之數日而畢其兄斯年察知之曰名士近在吾家邪遽白諸父爲易衣履使事黃宗羲學業得聞蕺山劉氏學嘗在客坐背念揚子汯言終篇不譌一字同郡設立經社以資講習斯同年最少與焉每涉疑義披析無滯爲名師夙儒所服旣長博涉史籍慨然有著作意常一舉博學鴻詞未就試時康

熙十七年也明年置明史局崑山徐元文請以七品俸授斯同稱翰林充纂修官斯同又辭然元文重斯同請主其家毎史官有纂撰必伺斯同意乃敢下筆其後建綱領制條例斟酌去取譏正得失悉付斯同典掌元文既罷丹徒張玉書澤州陳廷敬華亭王鴻緒皆以爲事體大經畫當資一手請斯同踵而成之斯同嘗曰昔遷固才既傑出又承父學故事信而言文其後專家之書才雖不逮猶不至如官修者之雜亂也譬如入人之室始而周其堂寢匽湢繼而知其畜產禮俗久之其男女少長性質剛柔輕重賢愚無不習察然後可制其家之事若官修之史倉卒而成於衆人不暇擇其材之宜與

事之習是猶招市人而謀室中之事也吾所以辭史局而假館總裁所者惟恐衆人分操割裂使一代治亂賢姦之迹闇昧而不明也又曰史之難言也葢俗之偷久矣好惡因心而毁譽隨之一家之事言者三人而其傳各異矣況數百年之久乎言語可曲附而成事迹可鑿空而搆其傳而播之者未必皆直道之行也其間而書之者未必有裁別之識也非論其世知其人具見其表裏則吾以爲信而人受其枉者多矣吾少館於某氏其家有列朝實錄吾讀而詳識之長遊四方就故家長老求遺書考問往事旁及郡志邑乘雜家誌傳之文靡不網羅參伍而要以實錄爲指歸葢實錄者直載其事與

言而無所增飾者也因其世以考其事覈其言平心察之則其人之本末十得八九矣然言之發或有所由事之端或有所起而其流或有所激則非他書不能具也實錄之難詳者吾以他書證之他書之誣且濫者吾以所得於實錄者裁之不敢謂其皆信而是非之枉於人者鮮矣又曰翁人於宋史已病其繁而吾所述幾倍焉非不知簡之爲貴也吾恐後之人務博而不知所裁故先爲之極使知吾所取者有可損而所不取者非其事與言之眞而不可益也初建文一朝無實錄野史因有遜國出亾之說史館纂修互有同異斯同洩之曰紫禁城無水關無可出之理鬼門亦無其地成祖實錄稱建

文闓宮自焚上望見宮中煙起急遣中使往救至已不及中使出其屍於火中還白上所謂中使者乃成祖之內監也安有以后屍誑其主而淸宮之日中涓嬪御爲建文所厲意者逐一毒考苟無自焚實據豈有不行大索之令邪且建文登極二三年削奪親藩曾無寬假致燕王稱兵犯闕逼迫自殞即使出亾亦是勢窮力盡謂之遜國可乎建文書法由是乃定馬班書皆有表後漢三國以下無之劉知幾謂得之不爲益失之不爲損斯同糾之曰史之有表所以通紀傳之窮有其人已入紀傳而表之者有未入紀傳而牽連以表之者表立而後紀傳之文可省讀史而不讀表非深於史者也斯同雖

遊貴人門卒以布衣老毋詣人題其刺曰布衣萬斯同故督師之壻人方居要津常謂斯同督師有罪功亦多君少寛假之勿相毀貶矣斯同笑不應有運餉官遇賊走匿山谷其孫懷白金遺斯同求書於匿事人後斯同曰將陳壽我乎斥而不取其狷介如此斯同嘗補歷代史表五十四卷凡六十篇益以明史表一十三篇東漢有宦官侯表三國倣大事記作三國大事年表則前代所闕而斯同自造體制者也斯同又著紀元彙考四卷廟制圖考一卷儒林宗派十六卷石經考一卷周正彙考八卷歷代宰輔彙考八卷宋季忠義錄十六卷南宋六陵遺事一卷庚申君遺事一卷羣書辨疑十二卷書

學彙編二十二卷崑崙河源考二卷河渠考十二卷石園詩文集二十卷康熙四十一年年六十卒於京師乾隆中大學士張廷玉奉詔編輯明史所據鴻緒藁本實斯同所定本也斯同兄子言少涉獵記傳由副榜貢生與修明史獨成崇禎長編故國輔相家子弟多以賄入京求減其先人之罪一切拒之一知五河縣坐事當論死時陝中開贖罪例子承勛裒金五千贖之不足同邑陳坊復爲之告於同人卒贖以歸文筆獨出冠時黃宗羲數稱之以爲有戴剡源歸震川風流也所著曰管邨文集承勛字西郭磁州牧有非雪詩集

柴紹炳

柴紹炳字虎臣仁和人祖祥明嘉靖中進士江西道監察御史父應權以明經爲興化學博例許子隨任應試先爲莆田縣諸生任滿牒歸仁和縣紹炳少有至性生計清寒父亾於官求商人附載東去迎父棺歸葬船自貿士成邛時節祭奠涕淚迸涌松草爲之萎絕喪既除服而猶哭友問禮有卒哭謂何答曰謂不設行哭禮耳爲哀至則哭豈能忍哉里中有避父筶出亾者紹炳遇之問得其故大悲曰爾有父筶非苦我無父筶乃苦耳爲賦遊子遇孤兒行其人垂泣自恨卒爲孝子紹炳又伉直不媕遇不韙力折其非陳廷會同社友也嘗於高會

閒辨論人物或過爲矯異縱罵白眼會面叱之其人憤
顧曰是豈柴先生邪與人交疏懶率素胸無俯仰人亦
諒之夜有偷兒入其室覺其爲鄰人也默不言捃摭及
衣被徐曰某甲獨不能留此爲吾禦寒地邪偷兒驚絶
紹炳慰之且勸其改行檢枕畔錢百枚予之及案上銅
器一二具使持出其人泣而去入
國朝居南屏山甘於貧匱有餽餉輒麾去教授其徒兼
買藥自給素爲海甯吳麟瑞山陰劉宗周蕭山倪元璐
漳浦黃道周所器馳書請與友紹炳則奉爲師及殉難
依宋子俊遇郭有道故事服心喪期年閒居寡欲不營
滋味嘗夜夢衆生悲切乞命及覺因說輪迴雜報事皆

放生戒殺文因斷血食每值客來清談竟日所設蔬果
而已治門內有法嘗倣黃門顏氏例著家誡二十篇用
垂楷式事其兄景明甚敬終身同居羣從子姓或宦成
歸里或年長於紹炳朝夕相見莫不凜若嚴君康熙八
年敕舉山林隱逸之士浙巡撫范承謨自詣之請以紹
炳應詔固辭又請刊行其所著書則謙讓以爲末之能
信承謨歎息而止紹炳於象緯律歷輿地禮制農田水
利戎兵賦役莫不研講謂弟子曰毋使後世襲經生空
言徒誤人國矣治古文精力於九經諸史以及秦漢魏
晉六朝諸家文不及唐以後與陸圻吳錦雯丁澎張綱
孫陳廷會孫治毛先舒沈謙結社賦詩以唐人爲宗宋

元詩不得入其界遠近稱爲西泠體紹炳工詩有酬毘陵劉慶雲湖上見贈云劉生纔把臂幾載客錢唐一見如相識雲遊卽故鄉春陰桑葉白日暖柳花香未遡湖山興高歌那斷腸又寄陸景宣歸河渚云春雨草連邨市沒曉風花傷戰場開其西泠十子詩則與毛先舒斟酌論次者也治音韻之學謂古韻不立轉通古音不可妥叶古今韻有繁簡聲文又有遞變著古韻通入卷首辨沈約孫愐禮部韻略源流次辨部第斷限及入聲部次異同又辨全通半通閒通旁通四例以崑山顧炎武書多可疵讁遺書以詳正焉炎武無以難也發揮宋五子之學蔣省過記年錄明理論各二卷以示學者年五

十有五勒遺命數條而卒督學使者王康侯敕有司迎其主祠於學後葬於南山花家圩之陽二十四年提學副憲滸原題其墓曰理學名儒省軒柴先生墓爲諸生時先有青鳳集其後成省軒文鈔十卷白石軒雜稿四卷經史通考十二卷翼望山人集二十卷又有考古類編十二卷通考纂略十卷家誡四卷家傳二卷世並行之其省軒詩鈔二十卷白石軒雜稾八卷切韻復古編四卷藏於家毛奇齡曰崇禎之末嘗見君於陸行人坐閒意氣慷慨縱談天下事雖比之祖生之渡江越石之聞雞亦無以過暨予避人歸相逢湖濱除道故舊外形神索莫執手無一言抑何瘁也君嘗寓所知書云近惟著

一裘垂幕擁火此身如寒冰祇覺牆東皆附熱地傷哉

曹本榮 訂東

曹本榮字欣木又字厚庵湖北黃岡人少讀儒書慕姚江致知之說稍長至蘇門從孫奇逢學旋歸里著論以程朱薛與陸王爲五大儒奉爲準式順治六年成進士讀中祕書三年授祕書院編修雖居長安布袍蔬菲淸素彌勵承

詔上聖學疏凡千餘言略謂得二帝三王之統則當以二帝三王之學爲學誠宜開

聖聽修德勤學舉四書五經通鑑中有裨身心要務關治平大道者內則滚宮燕閒朝夕討論外則經筵進講敷對周詳君德既修祈天永命必基於此有

詔嘉納遷右贊善再遷司業班朱子白鹿洞學規使學
生肄之尋轉中允
世祖選儒臣有學品者爲講官本榮與馬晉祕書院侍
講再擢左庶子侍講幄如故
世祖嘗以明永樂易大全雜舉王弼孔穎達程頤朱熹
說繁而可刪華而寡要
敕本榮同傅以漸對定易經通注九卷書成甚稱賞焉
十四年主順天鄉試事畢充經筵講官失察同考官不
職坐貶秩五級久之復原官俄補侍講學士轉侍讀學
士康熙中以病乞歸行李蕭然行至揚州卒病既革猶
與門人計東講窮理盡性之學年四十四奇逢聞之歎

曰本榮炊江漢風流盡矣本榮著奏議稽詢四十四卷又有古文輯略五大儒語周張精義王羅擇編子宣溥蔭生舉博學鴻詞官檢討

計東字甫草又字改亭吳江人師湯斌講讀學爲古文又師汪琬負經世略自比馬周順治十四年舉人嘗至鄞下客鄞中徧訪謝榛葬處得之南門外二十里有小塚穨墮荒草中賦詩弔之固請於鄞城當事爲封土三尺餘立碣誌之曰明詩人謝茂秦墓至順德追憶歸有光常佐此郡有廳記二篇傻策蹇往來求其遺址不可得徘徊署旁廢圃中西向再拜流涕被面僕夫匿笑了無怍色至泰安雪後攀鐵索造日觀峯於峯之旁見豐

碑屹立大書禮爲人子不登高不臨深卽再拜其下杖策下山自海陵歸渡江大風雨雪舟不得發同行者垂首歎惋計坐柁樓下手王阮亭詩讀之至論鄭少谷絕句哭失聲旣乃大喜雪中起坐觀江濤洄洑吟嘯自樂至吳見黃孝子向堅請稱弟子有豫讓橋詩云秋水蓬山慘不驕流泉夾岸夕陽遙傷心國老酬恩地瘦馬單衫豫讓橋或問暇日何以自娛曰賦詩彈棊俱增惡業但能日誦楞嚴經兩卷便足了一生事集名中州集

王命岳

王命岳字恥古福建晉安人少受易於漳浦黃道周甚有志尚家苦貧藜縕不充廓如也以明崇禎舉人應順治十二年會試成進士選庶吉士時初有天下雲南貴州未服

世祖御試戡定雲南貴州策命岳對曰臣聞事有急之而乃以緩功有需之而反以成者不可不察也今天下大定六合爲一西漸流沙東臨瀚海北窮沙漠南暨百粤自古幅員之廣未有盛於此日者也乃者雲貴區區之地未入版圖伸臂而擾沙寶遏足而蕩蒼梧勤南顧之憂殊甚方

命輔臣經畧五省漸屆三期蕩平之勳唾手可待臣不虞功之弗集顧患急於收功而反以害成昔漢高雄才大畧度越千古而東甌南越未議用師至武帝乃開閩越置桂林郡光武亦卻臧宮之請姑置囂述於度外然隴蜀之獲皆次第奏績此二君者非智不足力不贍也以天下初定百姓厭苦兵革喁喁思望太平勤兵遠伐則天下騷動謹守疆圉以待其斃則可以相機進取而天下不搖臣愚以爲今日之事實類於是今天下瘡痍未起哀鴻未集物力未復營建未備此宜急爲休養之時而不可以數動夫以湖南一方用兵至竭天下之力以赴之昔者楚賦已足當天下三分之一今楚賦留辦

楚事而大江南北咸有協濟玆協閫又見告矣東南之賦何由供億急於餉楚必緬於解京根本之圖何由充裕此臣之所大慮也又發卒以赴湖南歷燕齊中州下逮沿江一路皆必經之地且有踐更有瓜代再歲之內送往迎來郡邑疲敝閭閻悉索邊境未關小醜未滅而腹心之區羣情嗷嗷已囂然喪其樂生之心此又臣之所大憂也古者雲貴爲不賓之國至洪武間以雲南文物富盛有類中原乃因雲而開疆於貴然惟正之輸不足以供縣官徒示王者大一統無外而已今使蠢爾能退處雲貴如宣撫宣慰鼠穴自活雖置之可也而上竊巴蜀以窺長江下數擾兩粵郡不爲扼塞則必有燎原

不可嚮邇之勢且今所謂孫可旺者志不在小亦行煦煦小惠結納民心民固易愚而我師患民之愚數行殺戮蚩蚩之衆惶惑彼此莫知適從此宜行仁布惠收拾人心以勝之未可以兵力爭也所謂本謀者也幸李定國貳於可旺可旺欲東則懼定國之議其後徘徊顧瞻進退維自相持而我因得以用其扼塞此宗社之靈也臣愚以爲勿急定國以分可旺之勢急定國則二賊之交合而三楚之形危緩之則定國終爲可旺內患孫之不得志於江漢也李則使然矣非徒勿急之而已又因而行吾間使二賊自相疑忌則吾事固已大濟所謂祕道者也察可旺所據之地嚴險彼既不出我亦不宜輕

入輕入則舍中原而爭能於九折峻阪之閒我喪其長技而彼得施其譎謀以臣之愚并宜勿趨可旺而以守爲戰以屯爲守作內政以寄軍令固耰鋤以藏鉤戟故荆襄之屯舉則巴蜀戒其東門郴施之屯舉則雲貴戒其北門我本勞也屯舉則我逸而待彼之勞我本匱也屯舉則我飽而待彼之匱此所謂反利害之形易彊弱之勢兵家之微機也夫非不能舉天下之全盛殫京國之精兵以逞志於湖南而收功於雲貴顧王者之師動出萬全務爲持重百勝之計而又宜養國家之元氣不宜浿搏以僥倖於不可知之一戰也昔羊祜平吳亦屯荆襄王濬王渾竟藉奏功祜屯以收下游今屯以平上

游道固不可以一端盡也大意得焉曰兵屯而因有廬舍有廬舍而因可以屯爲家而不數動踐更瓜代可稍省而腹心之地無復騷擾倏兵食既足國勢益張然後乘釁攻瑕以抵孫李之隙此可以振蒙發落收之聲色不動者也何雲貴之難平哉漢趙充國屯田西陲以服燒當諸羌不過兩年振旅而還故曰事有急之而乃以緩功有需之而反以成者此類是也奏上

上異之擢工科給事中命岳上經國遠圖疏曰竊惟開

國之初必先立遠大之規模其功能及於數十世之後而其效亦即在一二年之間國家所最急者財也歲入千八百一十四萬有奇歲出二千二百六十一萬有奇

出浮於入者四百四十七萬有奇此四百餘萬者
皇上卽日令諸臣焦思持籌竭盈朝之心計以臣度之
不能措至數十萬而國體已傷民心已愁甚非長策也
臣因通計國用所以不足之故皆由養兵百各省鎭滿
漢官兵俸米豆草之費至千八百三十八萬零大兵所
過芻秣之費約算四十萬兩其在京王公及百官俸薪
披甲月餉不過二百萬有奇百則是歲費二千二百萬
餘兩者凡十分在養兵一分在雜用也臣因思今日之
事不宜再議剝削以給兵餉而當議就兵生餉之道今
河南山東湖廣陝西江南北浙東西江西閩廣之地或
因兵火或因水旱荒田極多宜令合省駐防官兵分地

耕種稍倣明洪武中屯田之法初年猶煩有司給與牛種耕具餽糧次年之後各兵自食其力便可不費朝廷金錢此其爲利甚溥而今日不行者由於有兵册無兵人也古者郡縣兵丁皆有什伍相配千百成旅將帥因而轄之自今將帥所隸兵丁皆以僕從充數下至廚役優伶皆應兵名其實能操戈殺賊者十不得二三也故食糧有兵充伍無兵官有升遷兵隨官去既無定兵難議屯種爲今之計當先覈兵每府各有定數之兵官有升降兵無去來然後可給地課耕漸收富强之利或有難臣者曰一意於耕則不得戰分力於戰又不得耕譬如鳥之飛則不得啄獸之走則不暇食夫鳥獸之食啄

者常也飛走者暫也耕之日多戰之日少又何傷乎且
如湖南福建廣西與賊相持之處數有震驚宜勿遽責
耕種其餘各省平定之地及去賊二三百里而遙者皆
可耕種以給兵食因人之力與地之宜一歲便可生財
至千百餘萬緣事體重大羣情憚於舉行故因循苟且
不過議節省某項清察某項以爲生財之至計譬如盤
水何益旱田臣見今日因賊而設兵因兵而措餉因餉
而病民而民復爲賊展轉相因淚可隱憂故爲
皇上籌經國之遠圖而不爲苟且目前之計要在力破
因循以實舉行斷無不可覈之兵斷無不可耕之田斷
無不可生之財論事甚艱課功甚近者也

世祖甚惡貪吏令犯贓十兩以上者籍没之命岳上疏曰今法愈嚴而貪不止者何也臣愚以爲皆由舉劾不當且所舉未必皆賢故舉不足勸所劾未必皆不肖故劾不足懼人人皆思圖目前之利以爲善事上官之資則雖日懸懲貪之令而貪必不可止當明季時撫案啟事不實廉謹者包苴不入門則目爲疲軟貪饕者金帛相承奉則盛稱幹才甚且糾爲貪者皆眞廉獎爲廉者乃大貪黑白倒置濁吏混行民生日蹙馴至亂亡興言前事足爲殷鑒我

皇上乾綱獨攬羣吏承風諸督撫必不敢公然顛倒是非以負朝廷而臣因貪風未息不能不請責成於督撫

按也臣於目不經睹之事不敢指陳即如去歲陝川督臣金礪首薦左布政使黃紀及興屯道僉事白士麟尋爲巡按陝西御史王繼文特糸貪污督臣奉
旨罰俸使非按臣執白簡於後則黃紀白士麟方且以薦剡望內遷矣此一人之身督薦之按糸之者也又如金礪薦舉分守關內道左糸議何承都尋爲道臣糾糸金礪復疏稱藩司黃紀初揭何承都考語甚優及紀被劾仍覆揭何承都貪婪事迹此則一人之身而始薦之繼糸之者也又如偏沅撫臣袁廓宇初薦永興知縣周渾旋因士民赴訴乃始具題檢舉爲有司縱蠹等事此又一人之身而始薦之繼參之者也卽是而推則歸之

官評不可問者恐不止一人一事也夫舉動關係勸懲其事甚重宜親訪審確然後可入告君父之前其游移無定倏賢倏愚非輕率失詳則綫索由人至於賄賂偏私又臣所不忍逆億於諸臣者也前事業蒙處分臣不必復贅今復陳及之者以見督撫按舉劾疏上奉

旨下部者吏部當參酌公論果有賢者見毀不肖蒙譽部臣據實覆駁毋得止憑原疏覆與紀錄革職字樣如部臣耳目有限科道官皆得執奏駁參庶賢否辨而吏治清民生其有賴乎又按臣原有都察院考覈甄別雖賢愚不齊而黜陟亦隨其後至督撫本係重臣且多久任銓臣言官歲有外轉人懷瞻顧恐一旦出爲外吏仰

鼻息於屬下故言官參督撫者絶少伏乞
皇上特發玉音責成諸督撫更新洗滌勿以喜怒爲低
昻勿以厚薄爲愛憎務令酌別精實以稱
上旨每歳終仍命銓臣憲臣同加考覈某督撫舉劾當
否詳具以聞聽
皇上甄別而取舍之庶幾本源旣清末流自淨是亦激
勸大法以倡率小廉之一助也轉戸科上疏陳漕事曰
臣比見巡漕臣侯于唐疏稱大河衞旗伍歃齊屯丁斬
牲祭神訂盟釀變通邑碎膽則是舟兵不安於兌糧百
石加銀五兩加米五石之定制而爲此糾衆倡亂之舉
也此軍情之大可隱憂者也續據侯于唐疏稱常熟縣

民蜂擁道署吶喊之聲震動遠近打入大門執事齏粉則是弁丁必欲多索民情必不能堪而爲此糾衆倡亂之舉也此民情之大可隱憂者也夫人心可靜而不可動聖人見微而能知著臣竊謂今日謀國者不可不慮事滋長早爲之所使處置得宜則軍民俱可相安於無事臣於去歲十一月上漕弊勢重難反疏言水次之苦抵通之苦業經部覆責成所司奉

詔遵行使臣疏果能盡法力行則運官五兩五石之成規固恢乎有餘地而尚多求於民無已者此輩疑責成之語徒付空言一旦抵通種種需索仍在也又河兌一事部覆稱應依舊兌放儻有混籌搶籌聽倉場臣察參

究治尚未詳所以混搶之法也臣謂事勢當極重難反之時不立大法不足以革人心不破情面不足以立國法所謂立大法者如臣前疏所云各衙門投文每船費共十兩有包送之保家各衙門常規每船費又十兩有代斂之走部過壩則有委官伍長之常例車戶觔頭之偷盜交倉則有倉官書吏之名色雇長住戶之要挾頃經倉場臣示禁諸蠹果能斂手奉法則可如復仍前需索必致弁丁挂欠當聽該弁首告果贓證審確卽就本犯追賠仍發刑部從重究擬者也所謂破情面者河兌混籌搶籌之苦漕臣倉臣言之屢矣卽部臣亦心知其弊而竟若付之無可如何則情面牽挂於胸中也此搶

籌混籌者闇多係旗下之人一當河兌十百擁擠數難
齊發衆丁皆逃運官一人之目目安能防百十之手足
目一轉瞬則米去十斛動手一搶則百籌皆散故兌米
一萬僅耗千石猶以爲幸也諸臣往往隱容回護即有
抱冤而控登聞者又復窮詰以是何姓名令其指實人
雜面生則弁丁之辭不得不窮嗟乎在漕倉諸臣僅知
所搶者爲運弁之米粒而不知爲百姓之脂膏即是朝
廷之國計也混搶之後又致弁丁挂欠欠多力窮敲撲
不前在弁丁拋必死之餘生而國家已擲難追之成數
今國餉告匱司農仰屋何不就河兌一事詳立法度禁
其混搶一年之內便可加收數十萬之擔石以還朝廷

誠非細末也臣前所請弁兌與官官兌與旗部覆旣恐
躭延合請
敕倉場二臣每遇河兌閘輪一人監視如有前情立行
題叅方今任事正宜一馬二役船歷河千頃刻率至如
風如雨乃能盡清夙弊庶清職業如仍前因循不立成
規再有混搶別經訪聞臣惟有自簡從事而已臣惟國
家財賦半出東南而東南百姓苦於運官已極運官又
有種種之苦不得不苦百姓故屢進本源之言冀以恤
民力而消隱患目時閭中苦旱命岳以爲海氛未息瘡
痍未起饑寒所迫必爲奸盜疏陳六事曰緩徵買糴勸
賑催協餉嚴奸盜安置投誠所言切中時要十五年轉

兵科楚中用兵江南浙江等省協濟軍儲不以時至命岳言疆場之事樵蘇後爨師不宿飽況可久延歲月協餉就外撥支終非通計不如使江浙各新舊正雜錢糧盡解京師別撥淮浙鹽課及戶工二部關稅額銀如期解充楚餉庶貧騰飽又見戶部題稱十三年正月撥江南贓罰銀十五萬兩解交閩餉至今二載所完尚不及三分之一今海島未靖固山提兵駐劄而海澄公黃梧增兵四千總兵蘇明亦增兵一千臣愚謂閩餉亦宜與楚餉一體更張庶不至以塵飯土羹餒三軍之銳氣貽

國家之深憂也命岳每言國事輒以屯田爲急至是又疏請復軍屯衛官曰臣見今日小醜未盡用兵未休有

事之地師行糧倉費固不貲無事之地郡邑鎮兵亦需芻餉是以閫外日苦無米之炊司農計絀點金之術不得已取閭左編氓而催科之追窮夙昔取二三有司而考成之算及錙銖官心惶惑民心怨咨舉朝臣工惟以督責爲效忠以叅罰爲盡職但顧目前之計而無百世之規臣恐就今悉索財賦當茲軍興旁午之時求足目前尚未易言況民窮勢變所伏隱憂又有在意計之外者然則久安長治之策不可不亟講也蓋富彊之法莫如兵屯古人行之無一不效今人言之無一可行臣於十三年五月敬陳經國遠圖疏已議格矣大抵發議之際莫敢擔荷必委之各省督撫察報督撫詢之將帥將

帥樂責餉於官而不樂責耕於士咸報不便人各懷自便心自安得有憂國奉公其人者此兵屯之議所以屢陳而卒不舉也今臣且亦未望諸臣以兵屯竊謂前明軍衛屯田之制不可不清官不可不復也當洪武中養兵百萬不費民間一錢者恃有軍屯自今天下各衛所不具在乎各衛所食田之軍不具在乎一舉而清之國家可崇朝而得數百萬之餉可崇朝而得數百萬之兵臣請備言之自我

朝定鼎以來勝國指揮千百戶等官悉落職不襲官既裁軍獨擁田此於理爲不甚安矣又有典兌於鄉紳富民之家者揆之國法益復謬舛雖曰今日屯田已派

入民田納糧其實在勝國時屯以養軍亦未嘗不輸糧於官也勝國倉屯之軍有百萬軍之用今日倉屯之軍覔不得一卒之用豈不重可惜哉臣案天下屯田皆地極豐美歲足登收請案籍而稽其現屬舊軍管掌者報名於官官給新帖人有限田歲時操練以備戰守無漕之地專禦封疆有漕之地更番運漕其有絶戶無人或有人而典兌於富民鄉紳之家者令自首以歸於官官選經制之兵以補受屯之軍亦人有限田歲時操練與舊爲伍如此則經制之兵不必處處皆設案屯之數可以得兵養兵之費不必仰給司農案屯之數可以得餉餉何患不足兵何患不彊臣又觀今日漕事之壞皆由

旗軍無世職之官統之故軍熟而官生軍猾而官懦今
旣清屯田必復設指揮千百戶等官以
天朝勞久功多之臣膺其任世其子孫無漕之地專固
封疆有漕之地卽使領運官有長子孫之心必有護桑
梓之念而債帥虐民之患息軍有世管之官卽安受約
束之條而奸猾偷盜之弊亾此臣所以因清屯而請設
官也今
皇威遠播革面來歸者鱗集麇至
皇上加意招徠大者加五等次者爲高官此曹感激
天恩諒無反側而朝作寇於兹土夕拜官於本方向來
被害之家兩情未能相忘似應處置得宜方爲盡善臣

愚以爲果復設指揮千百戶等官不妨以新附之弁擇其功高行淑者亦膺是任量易其地勿在本省俟立功勳一體世襲彼欲爲子孫計長久必復益勵忠貞克終令德此臣所以因請設官而并及安置歸命之人也凡人之情難與慮始易於樂成且舊屯多入有力之家一旦議清必拂衆情而設立衛所官事屬創始尤動非常之懼自非

皇上明燭萬里慮周千年獨斷力行恐微臣瀝血之苦心竟付紙上之空言臣區區愚忠願爲國家計久安長治之策齋戒數日然後拜疏伏維

皇上留意垂察滇南歲餉軍九百萬有奇總括一省夏

稅秋糧鹽課礦商魚牛稅其正雜銀止十六萬有奇命岳憂國計日絀疏言九百萬兩者天下正賦其數尚不及此以盡天下之正賦而奉一隅之滇南以九百萬之金而營十六萬金之地竭百姓之脂膏以事邊兵則國必虛國虛民怨天下之患不在雲南之餘寇臣恐枯木槁竿皆可爲棱蕭牆盡伏戎矣臣愚聞雲南餘寇比者逃入孟艮彼處土夷各有世守外兵入其土地暫可勉强供億久之必懷客憎又久之必生疑忌國家但能褒養遺黎招徠流離仁聲遠播必有繫其頸而來歸者可無俟張皇興師窮荒搏戰然臣度今之議者必曰餘寇未盡未可安枕八旗禁旅必不可撤六萬綵旗必不可

裁臣言必不屑用也臣思其次則留八旗之禁旅足六萬之土兵而急議兵屯以紓國用古者趙充國服羌且戰且耕諸葛亮伐魏且耕且戰此二臣者豈有大異於人不過視國如家鞠躬盡瘁則經濟自生目憶臣入垣首議兵屯而封疆諸臣覆疏難之前事遂寢豈有能毅然爲朝廷力行此事者無已臣復思其次案雲南原有舊屯計一萬一千一百七十一頃零科糧三十八萬九千九百九十二石零皆現有原種之軍今當

敕令巡撫令其責成原軍換帖領種永爲世業軍既領田即爲我兵籍其丁壯復成勁旅如軍故丁絶招人代墾願爲軍者即給新帖許爲世業不願爲軍者即爲官

佃歲納官租兵燹之後牛耕種絕宜暫發撫臣二十萬金聽其買牛辦種借給軍民牛草種收經年銷算二十萬金必無虧損又可以收復三十八萬九千九百九十二石之舊額不惟此也官收額內軍餘額外米粟旣登價値自賤邀天之庇每粟一石價可三金則視今年之每石十二金者已省朝廷餉費四分之三矣况賤於此者乎惟是催徵之官宜責成本府州縣令其徵收或本或折仍照前明萬歷則例一切濫加悉爲蠲除庶人樂急公野無曠土屯事之成此其一又當嚴禁主客兵丁勿擾屯軍屯民遡來驕兵悍將自不肯耕以擾耕人則膽張眉動身開爪攫卽現熟者猶去其鄉况新闢者誰

不棄土必使撫臣得行其法然後耕人得保其業屯事之成此又其一至於民地荒蕪既多其有主者給以牛種量收本色仍課正供其無主者一體募人耕耨收其西成屯事之成此又其一黔國世鎮雲南各府置有莊田不載有司冊籍宜訪沐府經管舊員令其開報熟者收其籽粒荒者一體募人耕種屯事之成此又其一臣惟平西王一意辦寇撫臣袁懋功一意辦屯庶幾兵食兼足不至竭天下之物力以奉一隅以釀禍患今時屆仲冬轉眼改歲臣恐及今不行則明年之計虛事在旦夕難可遲緩也

世祖下其奏詔發銀十萬兩如所議施行焉命岳又請

設官清丈荒熟地畝曰今日事勢最可慮者莫大於財用之不充謹案各省除荒之數歲縮銀五百五十萬兩有奇而荒地河南山東爲多二省冊籍不清尤甚他省間有以熟作荒者亦有以荒作熟者以熟作荒卽除荒之地是也田則連阡累陌冊則水流草堙豪彊收不稅之租公家喪惟正之鏹如是者病國以荒作熟者則與屯之籍是也荒田旣已不墾乃取里中而均派之每田一頃令加一二十畝不等於是設虛冊編假丁上下相蒙以欺朝廷而直以熟作荒者反不能淸察於是官報興屯之數以博一日之功名民受抑勒之害竟釀他年之逋欠如是者病民而究以病國夫朝廷日議搜括議

節省蒿目惟艱而空拋此就地生財數百萬金錢以飽豪右之腹豈不痛哉大約各省以熟作荒居其八九以荒作熟居其一二而河南之弊甚於山東去歲奉旨令撫按選廉幹官履畝稽覈而各撫按委擲故紙奉行無狀伏乞

皇上慎選御史臺中清正骨鯁不畏彊禦者二人督察二省田地不理刑名不考貪廉惟嚴卒諸州縣履畝清丈編造魚鱗圖册勿爲限期以盡其才丈册既繳不時親自行丈案圖覆覈有昏髦聾瞶不能履畝者奏罷之有因仍前弊蔽隱懷欺者奏請擬罪有輕重不均貴富攤貧及騷擾里甲派取供應者奏請重治料竣事之後

就此二省能爲國家增百萬金錢而包屯罔上之弊亦以一清其餘各省察其除荒多者如例均丈此足國宜民之大道也疏奏

天子嘉其意詔俞所請而命岳已請假歸因復集清丈事宜曰發田賦文册及丈地成規造魚鱗册給關防定舉劾與官民更始明州縣之界分荒熟之實嚴丈後之罰懸代丈之賞立虛丈之禁科派之禁省騶從之煩供億之費凡十餘條上之命岳旣歸閩中海寇方熾沿海諸軍日事經畧命岳乃詢訪賊中曲折情狀還朝後獻四事一曰審長短之形明布置之法二曰知接濟之途與物三曰收難民之心以破賊謀用反間之術以攜賊

心四曰芟除土賊以孤賊黨安插投誠以消隱患朝廷
采之頗見施行浙江右布政使員盡忠居官不廉慎吏
部奏遷廣東左布政使
制下矣命岳劾其貪穢不職請爲粵東殘黎驅除大憝
聖祖矜歎久之曰非王命岳莫敢言之
聖祖嗣位奉使廣東卻尚藩贈金粵人以爲吳隱之復
生也遷刑科都給事中疏言粵東之北隅有南澳者居
閩廣之交前明設副將彈壓其地我
朝定鼎以來未入版圖爲賊黨陳豹所據與廈門聲息
響應相爲犄角粵中接濟則以南粵爲傳舍賊舟入粵
則以南粵爲郵亭粵中大兵欲持廈門則又以南澳爲

籓籬故在賊爲要害之地在我爲門戶之處也客夏萬祿等以銅山投誠廈門王庭之兵擣其南南澳陳豹之兵蹙其北常山首尾之形大可見矣故廈門滅南澳勢不能以孤立南澳撤則廈門勢亦不能以獨存則南澳不可以不圖也比年以來我師數窺廈門而未嘗一議南澳陳豹之安心弛備亦已久矣此可以輕舟奇兵出其不意而襲取甚易易也又陳豹年近六十銳氣銷減若用得其人開陳利害許以爵賞招之使來或卽翻然改圖亦未可知也伏乞

皇上敕下平藩密議剿撫二策孰優臨時應變機宜如何要以臥榻之側不容鼾睡必當置陳豹於麾下清南

湨之窟穴則廈門之賊失其左右手埽靖妖氛在此一時矣又以肇高雷瓊諸郡兵饑譁且叛疏請速議處置當世服其剴切朝議欲裁天下教官以其祿俸佐兵餉命岳抗疏力爭乃止命岳每與王大臣廷辨國事侃侃無所撓語聞

聖祖爲動容尋以議獄不當坐謫官康熙六年夏畿輔

大旱

詔求直言命岳自傷身在事外猶草民間利害諷有心者入告嘗以

天子沖齡萬幾之暇宜披覽古今以爲炯戒乃錄夏商周以來至元明故實名曰千秋寶鑑書既成未及上遽

卒年五十有九卒後朝士尋味其遺言輒咨嗟太息比之汲黯田錫有恥躬堂文集二十卷讀易雜卦牖中天及讀詩雜記附焉

許友 子遇 孫鼎 均

許友初名宰字有介侯官人父豸明明進士官浙江提學參議友少師事會稽倪元璐入本朝以諸生終友善畫工書詩尤孤曠高迥嘗有句云野航人遠雁聲低新城王士正愛之采入詩話友又有作畫絕句靈谷皆梅放未曾石頭懷古不堪登無端傳就松鍼筆畫出青山是孝陵秀水朱彝尊稱其詩如俊鶻生駒不可施以羈靮其爲名公所賞如此慕宋米芾爲人搆米友堂祀之有米友堂詩集子遇字不棄歲貢生知長洲縣事受詩於王士正有紫藤花庵詩鈔孫鼎均皆能詩鼎雍正元年舉人有樗巖集均康熙五十七年進士官禮部郎中

有玉琴書屋詩鈔風流文采久遠勿絶閩中以詩世其家者咸曰許氏也

余懷

余懷字澹心別號鬘持老人莆田人流寓建康生於明之季年傷亂流離詞多悽麗嘗賦金陵懷古詩孫楚酒樓云江城西畔酒樓紅無數楊柳迎春風孫楚去後李白醉千年不見紫髯公勞勞亭云蔓草離離朝送客驪駒愁唱新亭陌夜淡苦竹嗁鷓鴣空牀獨宿頭俱白尚書王士正咨賞之以爲不減劉賓客謝公墩云高臥東山四十年一堂絲竹敗符堅至今墩下瀟瀟雨猶唱當時奈何許雨花臺云雨花臺上草青青落日猶銜木末亭一綫長江三里寺千年鶴唳九秋螢朱雀航云紅旗曾挂大航西日暮蕭蕭疏鳥嗁野火閑雲空滿地橋邊

風雨夜淒淒撰板橋雜記三卷記狹邪事哀感頑豔亦泗水潛夫記武陵舊事意也懷與杜濬白仲調齊名號余杜白懷自松陵至檇李舟中雜咏云一河春水漲桃花小艇隨風日未斜蝴蜨紛紛滿芳草獨憐遊子不歸家竟以客歿徵歌選典有如少俊吳偉業贈詩云石子岡頭閒奏伎氏官閣下看盤烏長洲尤侗弔之曰贏得人呼魚肚白夜臺同看冀人碑魚肚白金陵市語染名也有味外軒詩多散佚矣

丁煒 弟焯

丁煒字瞻汝又字雁水泉州晉江人祖啟濬明崇禎時官刑部左侍郎贈尚書煒幼孤入本朝弱齡補諸生順治十二年定遠大將軍濟度統師取漳州濟度鄭親王世子也

詔便宜置郡縣以下官且致閩士試幕下量受職既試煒居第一授漳平教諭歲餘改魯山丞遷知獻縣內遷戶部主事時議稅閩鹽煒力陳不可事得寢除兵部武選司郎中調職方出爲江西分巡贛南道閩人佃於贛者乘亂暴橫號田賊淫殺無忌設法捕治之民情大洽遷湖廣按察使有重囚二十餘人皆劫盜所誣者煒察

其冤枉竟雪其罪俄以事謫官居武昌未發武昌卒夏包子作亂圍巡撫署劫帑金糧儲道葉映榴自刎死包子復以兵至煒邸脅署偽巡撫煒聞之驚棄家踰垣而逃從平湖門水竇出得免於難亂定補姚安知府再遷按察使乞病歸數年卒煒善爲詩其論詩曰鍾譚詩歸出明季操觚家奉爲津筏去華存質將以救飛揚蹈厲之失然天地英華刊削護落風氣之衰亦遂中於運祚又曰詩貴新不貴襲貴獨造不貴依傍然厭常之弊或至詭趨俗流之失究且忘源海內詩人漸以漢魏三唐爲不足法騷騷流入宋元以下意在標新領異方駕前人究之依蘇襲黃蹊徑固未脫也則何如規於漢魏三

唐之爲近古無弊乎其爲詩之旨趣具於此言也尚書
王士正謂閩詩自林子羽高廷禮後三百年閒玆惟鄭
繼之後惟曹能始耳今復見雁水林高風流爲不絕矣
煒臥病酬林澹亭云青山秋後夢黃葉閩中詩新淦舟
行云梆邊過雨鷺窺網花外夕陽人倚樓有問山詩集
十卷文集八卷紫雲詞一卷從弟焯副貢生亦能詩官
理藩院知事有滄霞集

范鄗鼎 辛全

范鄗鼎字彪西山西洪洞人少而清簡無累於鄙俗康熙六年成進士以親老故不詣吏部注官既歸築茅室因師曠故里之宅稍加功飾奉母以居起書院聚書其中名曰希賢買田施養後學初絳州辛全以洛閩書教授鄉里鄗鼎頗聞其遺說其門徒傳之河汾閒業儒子弟慕其風流多有從之遊者舉博學鴻詞以母老辭巡撫劾其悖不問四十二年

聖祖西巡進所著理學備考三十四卷廣備考三十卷其書取辛全孫奇逢黃宗羲熊賜履張夏說附下己意

聖祖嘉之以

御書賜之初鄗鼎父芸茂嘗輯山右之文二十卷題曰晉國垂棘鄗鼎復取其鄉近人之文依例彙輯謂之續垂棘前後共四集又三晉詩選四十卷五經堂文集五卷語錄一卷全字復元明末貢生學宗姚江著書甚富嘗以後生多指王文成爲異端失爲下不倍之義又以黄梨州學案專主文成失之偏又不當取霍渭厓寓書於祭酒新城王士正辨之士正疏請增從祀理學諸儒於孔子廟庭事未施行

陸隴其

邵嗣堯　彭鵬　魏象樞　魏裔介

陸隴其字稼書平湖人曾祖溥爲豐城縣丞督運夜過采石江船忽破乃跪祝曰舟中一錢非法願葬魚腹頃之漏忽止旦視之則水荇裹三魚塞其罅隙人咸異之祖東移家泖上築堂因名曰三魚堂隴其少卽建志聖賢不屑碌碌既長博觀先儒語錄尤斥陽明致良知之說是時河北關中學者主孫奇逢李容而黃宗羲之學獨盛於南隴其皆不以爲然康熙九年成進士舉博學鴻詞遭喪未赴釋褐爲嘉定知縣將赴官爲銘以自警曰生者爲汝養死者待汝葬天下後世待汝治爾毋或輕爾身以殉無涯之慾而喪厥志既至自厲清白不畏

彊禦縣中豪猾求自湔洗孩童老叟莫不喜其淳篤毎輸糧稅如奉父母縣中諍訟之事爲之衰息前後作令者毎以俸入不給爲辭毎賤發官錢令民輸送米肉隴其日飯脫粟妻自紡績所用淸約一切竝皆除省民情旣洽聲實俱美常謁巡撫慕天顏衆方致珍物爲壽隴其於袖中出布一疋履二隻曰此非取諸民者爲公壽獻之天顏笑曰吾知公意厚然隴其性倔彊忤天顏意天顏內銜之坐微罪劾罷其任及去民皆拜辭號哭數十里不絶家居久之以都御史魏象樞薦起原官知靈壽縣權西平縣事至京師大學士明珠欲識之屬所善通意好隴其居一夕潛去卒不肯詣明珠二十九年

聖祖詔九卿察舉廉吏隴其及三河令彭鵬清苑令邵嗣堯麻城令趙蒼璧同被引見皆擢隸憲府而隴其除四川道監察御史旣登臺省以整飭綱紀爲首務湖南巡撫於養志遭喪去職湖廣總督乞留其任勿更代下九卿科道議多依違者隴其上疏爭之其略曰治天下之不可不以孝易明也在任守制之非所以敎孝易明也天下正當承平之時湖南又非用兵之地無藉於在任守制易明也又曰養志非賢者邪則固不當使之在任守制矣如其誠賢者邪則必不可安心於在任守制矣又曰

皇上一日所行天下百世奉爲法程者也若使撫臣因

督臣題請而留將來督撫丁憂者皆將援此以爲例其不思僥倖奪情者鮮矣名教自此弛綱常自此壞關係天下實非淺鮮至於湖南一省之人是則是傚不復知有父母又無足論矣疏出時以爲得執法之體焉俄以爭公事憲臣劾其奉職無狀傳將安置奉天笑曰奉天亦可讀書也遂免歸泊然不以爲意好論學弟子從者甚衆家貧甚授徒常熟逼歲除乃返抵家頃之卒康熙三十一年也年六十三所著有四書大全四十卷松陽講義日鈔二卷續困勉錄六卷三魚堂文集十二卷外集六卷附錄一卷三餘堂賸言十二卷學術辨一卷古文尚書考若干卷三十三年

聖祖謂以直省視學宜得人敕九卿舉所知如陸隴其邵嗣堯者於是兵部侍郎李光地督順天學政檢討顧光敷督浙江學政隴其督江南學政隴其先卒乃命嗣堯爲之嗣堯謂其子宸徵曰此官乃先生之官我攝官承乏自捐俸盡取所著書鏤版行之又有問學錄松陽鈔存讀朱隨筆讀禮釋疑巡撫張伯行攜至閩中故閩中別有雕本也問學錄本四卷松陽鈔存二卷則伯行所刪節非足本隴其尤斥致良知之說且曰白沙陽明之病今世學者知之至於涇陽前選偏於主靜雖本宗朱紫陽終近禪學亦弗足尚於是專以朱子爲宗異於朱子卽謂爲異端判別區畛勿敢出入也雍正二年廷

臣議隴其從祀孔子廟庭
乾隆初元追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賜諡曰清獻邵
嗣堯猗氏人與隴其同年成進士初爲北直淸苑令家
屬來任所嗣堯賦一詩卻之不令進城其句云囊空猶
是當年我未許妻兒索俸錢其清介如此康熙二十九
年察廉吏擢江南道御史故事科道外轉乃出爲監司
直隸守道鈹以嗣堯爲叅議轉補之俄以試監察御史
提督江南學政卒嗣堯著圖易定本一卷其說多本於
皇極經世也又有四書初學易知解十卷
彭鵬字奮斯莆田人順治十七年舉人耿精忠叛授以
僞官不屈釋褐爲三河令日僉虀鹽杜絕請託察廉吏

鵬爲第一授工科給事中超遷貴州按察使廣西布政使歷擢廣東巡撫撫粵時進諸司訓之曰周官六計上廉吏吏不廉雖有小善不足錄也故墨吏望風解印綬去有古愚心言八卷康熙四十三年卒

魏象樞字環極山西蔚州人順治三年進士官吏科都給事中坐事貶秩爲光祿寺丞補官請養歸十年授貴州道監察御史以都御史巡畿輔甚有風力人服其舉人之周爲戶侍以其自作詩文爲所屬王士正所定作書謝士正云於論文談藝之中見吾心不欺之學蓋象樞素講學也謂其子學誠吾枉京師三十餘年惟心折一阮亭目還刑部尙書乞歸歸後書數千卷外無長物

嘗笑曰尚書門第秀才家風其清苦自勵如此象樞常言薄於朋友者薄親戚之漸也薄於鄉黨者薄宗族之漸也時人與柏鄉魏裔介稱爲二魏卒諡敏果祀賢良祠有庸齋閒話人以比薛文清讀書錄也子學誠字無僞號一齋壬戌進士改官翰林至左諭德

魏裔介字石生一稱崑林象樞同年進士風節諤諤談論康濟官大學士

國朝諸大典多依裔介奏議所定也學宗朱子著聖學知統錄二卷知統翼錄二卷周程張朱正脈無卷數致知格物解二卷論性書二卷約言錄二卷希賢錄十卷傳家錄二卷附家約一卷鑑語經世編二十七卷樗林

三華五卷孝經注義一卷多識集十二卷雜說集十九卷滑言玉屑一卷崑林小品三卷外集無卷數牛戒續鈔三卷[illegible][illegible]集若干卷瀰洄集十卷詩文集曰紫濟堂集二十卷喬介所著書止於此世所傳資塵新聞七卷乃膺安人所爲託名於喬介者

陳夢雷

陳夢雷字則震福州閩縣人未冠成進士時康熙九年也選庶吉士除編修請假歸適會耿精忠叛以兵脅諸名士縶夢雷及其父於僧寺中夢雷託言有尫瘠疾疾愈常起而陰遣使閒道入京師陳賊中形狀兵阻不得達有陳昉者汙賊僞命京師皆傳以爲夢雷也賊平議罪徵下詔獄證具矣

聖祖憐之謫戍尚陽堡初夢雷與安谿李光地爲同年生相友善及難作光地亦在假夢雷嘗潛通書約共圖賊既光地在賊中用蠟丸上密疏有功超拜學士而夢雷方蹈不測無以自明希光地爲助卒莫能昌言救之

夢雷憤懟往往發爲文詞詭激豪蕩觀者以爲過其實而其志足悲也在獄作抒哀賦曰夫何二儀之翕闢兮變窈杳而難窺貞衰乳粿以任剝復兮叢頳焱忽其不可思匪窅瀺括索以窮化原兮疇炳晰乎先幾信貿貿偃蹇以悻激兮困荼酷而莫與追溯余躳之再誕兮臬降衷其猶弗慝式庭訓於髫齔兮景曩哲爲繩墨漱流瀣以致清兮刈幽蘭以爲襲纗寶璐與瑤英兮紛組纓以綴飾戒烊靡以要姱兮恆遵晦以飭默固時命之偪值兮盟用薦於王國余旣遵路以馳驅兮端軌度以爲趨謂吾道其無尤兮忽時命之不可虞神惝恍於羲皇兮志過亢而無徒擢嘉穀以遠蒐兮匪荃蓀其弗俱信

趨舍其允臧兮不度世之委紆值皇風之泰清兮行踽
踽其猶晏如體耆老以娛親兮篤言返乎故閭就頤而
致困兮蜂蠆忽於所圖嗟天步之蜡躩兮長蛇洊其肆
虐童昏侈而踵步兮驅狂瞽而蕩魄挾腐鼠以哈鸞兮
羈四周其焉薄余不難速殞以濯瘢兮顧天性而爰度
彼績衂於方寸兮古處其或弗過不洪泓以劇奏兮庶
余心之靡他甘疾首以就疷兮長紆鬱其則那余衷其
多汲汲兮甯晏晏於寢譌余既嗾韓盧以搏毚兮田父
猶邅迴而踦步挈蚘首以齧齕兮何將伯之卻顧驥躓
於於淤洳兮驂又淖泥而弗寤搏蕭艾爲蕙茝兮庶用遺
乎遠路苟微芳之見御兮猶足諒余之貞素余漫不程

力以負山兮誠與願其幸弗違嗟鵲巢之卒瘏兮疇偃
仰其安居進舍階而莫登天兮退復據於蒺藜雖彷徨
其終不詭隨兮堅自信而勿萎鬱陶之悃悃兮歲忽忽
其將晚戒糗糒以揚舲兮載鳴鸞而陟巘叩九關以竭
誠兮及離思之未遠何虎視之耽耽兮九首拔木而莫
綰既輪囷蟠屈之莫爲容兮迴朕車其復返余豈不知
早擇朋以自導兮謂遂心其焉恤也慮竭於公家兮躬
弗閱其弗辱也恃九皐之閶天兮或所思之我淑也聊
息駕以竢時兮忘謠諑之莫或暴也衆口之鑠金兮萋
菲積而日滋余復悻悻以貫殃兮曾括囊之罔規市虎
其猶傾聽兮剡往愬之侈辭震厲色及余躬兮猶惘惘

其如疑荊棘之充路兮桔蹊淮而復爲枳蓬依麻而得
挺兮厥質仍夫骹骫堯舜之聰明兮終藉皋陶以爲理
誠返顧而諒直兮雖縲絏其焉恥援靈均以永言兮繹
羲文之所指明聖其終莫于訦兮恐親心之悲遊子何
譽殃之叢脞兮曾余躬之弗戕宵告夢以不祥兮陟屺
望而內傷旦得告而魂怔兮睇四周而潰腸號天其莫
援兮觸地而無傍淚崩泉而繼血兮足躃踊而就僵神
漠漠其間滅兮息曀奄其渺茫守者環而涕下兮欲進
規而若憮調拘囚而致隕兮典守嬰其罪詈矧覆盆之
未剖兮躬頹摧其焉取哀固有地與時兮毋荼毒而就
瘲撫余背以就衾兮支余頤而進漿聽汨汨其若遂兮

語刺刺其若苡目冥冥而啟矚兮雋結痛而復涕滂艮朋之欵欵兮趨就訊而先潛願節毀以庇形兮據禮經以爲斷喪有疾其引權兮矧銀鐺之枉絆毋使慈母戚於重泉兮嚴親閽而來歎忠孝之兩試兮孰臧否之能判忱余思之憒憒兮目有覺而夢夢氣扼於拘攣兮痛軫結而攻中精爽越而淚凝兮視翳翳其若曚曨季冬之長夜兮卒律颰颰而號悲風月闇闇其入帷兮雪霰颯沓淅瀝而下濛衆寐㗙息以交鼾兮撼余寤而震恫以余悲其曷弭兮援古而莫余似玉門之演畫兮文明以自矢姬公之困鴟鴞兮嬰跋疐而几几彼上聖之偶齟齬兮惟道枉而傾否巷伯其猶賢兮哆哆其成貝錦屈

子之拳拳兮惟沈湘則何甚固君子之道淵兮要皆在
躬之坎壈何旻天獨降余以閔凶兮奪所恃以何窮省
視莫余親兮藥石莫余供從跋涉以閱年兮豈王事之
匪躬冀釋瑕以長往兮奉菽水以融融卒冉冉以遘此
殃兮痛挽寸晷而何從悔弱齡而志俁兮神營營於天
宇旣漸逵以振羽兮庶貽親以榮膴曷承歡以永日兮
分劬劬於稽古恐凡卉不足以奉君兮願永言乎蘅杜
若茲其爲蒿兮雖溉滋其焉補茲哀羅織而莫舒兮忿
縲絏之爲痛長伏苫以噓痍兮血滯淫而腠膚邪攻首
其如焚兮液潛鑠而內枯日晚晼其就陰兮忽一體而
神殊爭還嗒以紛呶兮互詬誶而攘揄衜軋軋以達曙

兮旦晝始返乎其都是何營衛之舛錯兮震余衷其足愕進盧氏而命診兮劑既和而增劇援靈樞以示余兮指肌腠之所絡謂官府各有攸司兮斷制謀慮之互爲橐鑰惟神明總於太淸兮斯悉稟命於冥漠心君旣憊瞀以煩寃兮厥屬失據而相薄閔戚固亦有宜兮繩墨因時而改作頗甯淡以澄神兮庶有喜而勿藥醫言其有旨兮感余心而怦怦聊忍痛以尊生兮舍古訓其何仍哀輟業固有常兮禮或無禁乎窮經掩涕而正襟兮重搜爻象於窈冥泰之伏爲否兮雖天運其勿越惟勿憂而日中兮固苞桑以無蹶貞或底於厲兮悔或免而勿罰要守懼以終始兮雖顛躋其莫汨沒愼斯語以祛

痒兮更探索而旨長何時序之遷流兮又閲夏而秋荏
望浮雲靉靆而莫廓兮淫潦汎濫其湯湯蠅營營其晝
擾兮暑蒸鬱而汗嵗喪紀其一周兮徒囚首而懷故鄉
觸緒以興愴兮重悶悒而抑傷委吉凶以任運兮承聖
訓以自强固歔欷之未能兮哀欲抒而成章夢雷他文
大率類此篇也夢雷才敏妙能通國書荏塞外十餘年
公卿子弟受業者衆
聖祖東巡盛京夢雷獻詩稱
旨釋歸命編輯古今圖書集成久之復緣事謫戍卒於
戍所夢雷有周易淺述八卷松鶴山房集十六卷天一
道人集一百卷節鈔者又爲閑止書堂集二卷

陳遷鶴子萬策

陳遷鶴字聲士先世泉州安溪人徙郡城父洪圖天啟丁卯舉人三爲學官祠詔安名宦遷鶴舉康熙十九年鄉試二十四年成進士選庶吉士年五十矣孫在豐徐乾學李光地相繼爲館師咸重其文學二十七年授編修遷鶴耽情著述嘗爲太極無極說曰周子曰無極而太極邵子曰道爲太極心爲太極異端者流竊此爲空虛之說至理晦焉愚謂天地之道動靜而已舍動靜無所爲天地者人心之妙亦動靜而已舍動靜無所爲人心者必曰有物立乎動靜之先思之不得其解遂以冥漠無爲者當之是爲佛老張其幟也夫天地之道純粹

精也所謂太極以其純粹者而動萬物生焉得名之曰陽以其純粹者而靜萬物成焉得名之曰陰太極即在陰陽中也人心具仁義禮智之全德太極也靜而斂精固神陰也動而舉事宣謀陽也太極即在動靜中也是故陰陽者生成之器也太極者生成之理也氣行理周先後無次然天地將生萬物始有溫氣將成萬物乃有肅氣理先氣後無次而微有次者也生者出也因時呈見之謂既不得陰陽本無因太極始有又不得謂有生於無太極乃無也遷鶴疑胡安國春秋傳淡文臆說未必盡合聖人之意因讀韓愈詩春秋書王法不誅其人身及言春秋據事迹實錄而善惡自見怡然有得乃上

考三傳下逮啖趙陸張窮討端緒而條辨之其言曰記曰春秋之失亂非聖經錯亂難讀釋經者亂之也多立義例前後矛盾甚且自立意見鑿空議論屈聖人之意以就已又至深文春秋爲鑄鼎之刑書是經之不明傳害之也傳能害經而紛紛然曰求之諸說戈戟橫生與經爲牴是重其害也程子云因傳以考經之事蹟因經以辨傳之眞僞愚謂學者且潛心聖經如隱公不正卽位之禮知桓必行簒弑之逆公薨不地公卽位隱公不葬卽知桓之爲弑逆莊元年王使榮叔來錫桓之命不書天卽知春秋正桓之罪此不待傳而明者也齊侯逆姜氏于讙公會齊侯于讙夫人姜氏至自齊卽知桓公

必有夫人之難公薨于齊夫人孫于齊即知夫人與聞乎弑桀王姬之館于外公及齊人狩于禚即知莊公之忘父仇夫人如齊師會享齊侯即知莊公不能制其母夫人不與公偕至即知其後必有司晨之禍亦不待傳而知者也閔僖不書即位夫人姜氏孫于邾公子慶父如齊即知慶父弑二君而夫人與聞亦不待傳而明者也鄭抗王師衛拒王命荆伐鄭入蔡以蔡侯獻舞歸舉中土之大而侮於荆蠻則知天下不可無霸主故北杏之會崇獎齊侯無論衣裳會九召陵伐楚爲聖人所褒即城楚邱伐山戎亦聖人所予傳或譏其專或譏其勤兵於遠者過也齊侯沒而楚勢張執宋公敗宋師于泓

伐宋圍湣公子遂如楚乞師舉諸姬南向從楚則知天下又不可無霸主故侵曹伐衛卽書晉侯踐土之盟功繼九合城濮之勝威逾召陵傳以爲詐敗而譏之者過也晉文沒而秦虐與其滅滑也淩諸姬之漸也殽之戰彭衙之師紹霸功而嗣文之烈經有褒辭何以知之以秦伐晉書人晉伐秦書爵知之而傳貶之不少恕者過也晉襄歿而靈公不君景厲微弱楚欲大熾莊王挾其雄心猛氣主盟辰陵敗晉師于邲圍宋圍鄭迫王郊而問鼎春秋惡焉悉書於册以著其惡傳乃以殺陳夏徵舒而進之不知春秋書楚人抑之也何也僭王之人不得操討賊之柄予之者過也晉君州蒲弑而楚日爭鄭

中土受其蹂躙天下又思有霸悼公三駕伐楚而楚不能爭桓文之勳再振會于蕭魚志其盛也然衞侯出奔不能定卽知霸業漸衰繼以平公懦不在諸侯大夫多求莫匡其君卽知其不能攘楚將與楚爲和有宋之會卽知其有虢之會有虢之會卽知其有申之會有申之會卽知其必滅陳卽知其必滅蔡晉人無辭於諸侯卽知其必有厥慭之盟必有召陵之侵然盟慭欲救蔡而不能會召陵以求貨不得而歸晉霸遂衰不競於楚然囊瓦貪而不仁則知其必有起而害楚者而吳師陳於柏舉柏舉敗楚入郢卽知必加兵於山東之大國而有艾陵之師旣有艾陵之師則知必與晉爭霸而有黃池

之會數勝莫救不暇自焚則知有於越乘其後而春秋
以獲麟終焉孔子綜二百四十二年之事而紀其終始
大義數十炳如日星中閒或抑或揚或進或退奧賾難
知揭其大要莫過於正名分明王法而已是故荆楚雖
有小善紀其事而非進之也以其僭王之罪大也君雖
無道非人臣所得弑也以天澤之分不可踰也紛紛戰
伐總以王法爲斷能尊周而攘楚斥秦敗狄者皆予之
也以恩怨別曲直者私情而非王法也孟子曰春秋天
子之事蓋挈大權以歸天子而非孔子自爲王視孔子
太高儼然奉天命行天討衮冕南面而黜陟辟公恐孔
子不敢居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春秋立法

甚嚴而待人甚寛刑人殺人劓人刵人動輒得罪至於無所容恐聖人意不如是刻也春秋之始惡有盟誓其終也患無盟誓惡有盟誓者忠信薄而人心疑紛紛然曰尋詛祝瓦屋石門所以謹之也患無盟誓者約會寡而人心散天下將尋於交質子于鹹剸陵所以歎之也且春秋之始傷天下無王其終也傷天下無霸傷無王者爲天子威福下移列侯敢抗衡王室陳人蔡人衛人從王伐鄭王人子突救衛聖人之所痛也傷無霸者方伯微弱不能翼戴天子勢至列國自相强大天王將降號稱君會于黃池會于橐皋會于鄖聖人所不忍言也然而所謂五霸者乃大彭昆吾豕韋齊桓晉文而非宋

襄秦穆楚莊也宋襄不成乎霸秦穆以伐天子之方伯而霸之楚莊以勝天子之方伯而霸之則是推跋扈者爲雄長而非春秋書王法之旨矣又曰讀春秋至中途輒廢然而返未有能終卷者以傳例參差故傳例貶則書人褒則書爵隱桓之初尚有可憑其後不應書人者亦書人不應書爵者亦書爵傳會穿鑿曲爲之說學者思之不通乃疑而掩卷矣竊以人字之例有微者而書人有將卑師寡而稱人有非天子之命大夫而書人有進之而書人有衆而書人啖氏曰一字可偏施於諸例惟人字不可一律拘也至於書爵有中國無霸而忽有霸不得不書爵以正其號北杏卽書齊侯侵曹伐衛卽

書晉侯是也霸主多書爵示別也有中國無霸而荊蠻主盟不得不書爵以紀其變而志其橫盂與辰陵之書楚子紀變也伐陸渾之戎入陳伐宋圍之書楚子志橫也盟宋會虢而後南北二霸矣欲貶之不勝貶矣不得不從其舊號以著其實所云直書其事而善惡自見會申書楚子此後楚皆書爵著實也楚僭而吳興聖人待之亦然柏舉之戰既書蔡侯不得不書吳子黃池之會兩霸爭衡不得不書吳子此皆直書其事而美惡顯然必欲穿鑿而爲之說曰書爵以予之然則伐陸渾之戎觀天子之疆而問鼎書爵亦予之乎論春秋無誅意之說曰立此說者本孔子之論臧武仲然孔子雖責武仲

以要君至於作春秋但書曰臧孫紇出奔邾無自邾如防之文與列國大夫出奔者同蓋曾論者論人之書也春秋者治人之書也論人者可原心而按其惡治人者必罪狀昭彰然後可加以刑如舍罪狀而專論意何人不可以意中傷之哉漢昭烈治成都天旱禁釀吏搜人家得釀具欲罪之簡雍與昭烈行於郊遇一男子曰此人欲淫昭烈曰何以知之雍曰彼有淫具以意誅人與有淫具而誅姦正相等耳自傳經者刱為此說後世暴君酷吏藉以行虐於是有觖望之律有腹誹之條有見知故縱之科皆誅意之說啟之也彼蓋假託於春秋而不知春秋無是法也論春秋無治黨與之法曰虞書曰

罰勿及嗣文王治岐罪人不孥孔子作春秋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豈有立爲窮治黨與之法以貽禍後世愚於宋公伐鄭四國戰郎及滕穀鄧來相朝力辨其不然葢儒者立論宜依忠厚況經意所無豈可以經意穿鑿而附益之哉秦漢以下一事而逮及千人百人明太祖於胡藍之逆殺人數萬皆黨與之說爲之毒也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傳經者不必過爲張皇也春秋作於魯哀十四年已往之亂賊竝不知後有此書同時之亂賊未嘗見此書何懼之有聖人正三綱植五常使君父之分懸之日月而昭然萬世臣子皆有所畏而不敢動於惡則懼之也至於助惡之黨何國無之誅之不可勝

誅亦止昭明其法使後人觀焉知黨同之人與亂賊竝勒在丹書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將戰兢凜慄而謹於所附則懼之也春秋撥亂世反之正恃有此法而已如傳之意似孔子欲取二百四十二年之亂賊起九原而親刃之若晉明帝之追戮王敦也又似孔子終日忿懥鄰國之君有能討賊者卽進諸臯夔之列不討賊卽欲加以共驩之誅亦非也論春秋悉憑赴告曰左氏詳於事蹟公穀精於義理而左氏亦有高於二家者不書不告也折衷乎是而後儒揣摩億度之論息矣吺子曰列國至多若盟會征伐等事不告亦書則一年之中可盈數卷況列國之事乎歐陽子曰聖人著書足以法世而

已不窮遠之難明也故據其所得而修之二公皆篤論或有見於傳而不見於經者謂孔子削之非也又曰春秋之時天王號令不行胡文定每於經中書戰輒云上告天子譎矣猶末也莊十六年齊桓同盟于幽中國始有方伯前此未有也若論強大齊爲之首桓十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胡傳云下告方伯則譎矣文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當是時晉襄公卽方伯也亦云下告方伯亦譎矣遷鶴以詩之雅頌毛詩朱傳閒有同異大旨不甚相遠惟風之爲體比興之詞多於敘述風諭之意浮於指斥學者雖宗朱傳而序說不可不知也論之曰

毛詩傳最後出自唐太宗命孔穎達作正義遵之數百年無異辭朱子起始與小序詆然卽其前後考之二程張子聞知大賢朱子所私淑也論詩而用序楊龜山朱子淵源所自也言詩亦用序胡文定朱子之前修也傳春秋引詩一依序呂東萊與朱子同時亦謂毛詩之義最得其眞後起大儒爲眞西山服膺朱子者也引鴛鴦之詩而依序黃勉齋朱子門人也引風雨之詩而依序文相國引菁莪之詩亦依序至於馬貴與護序尤力辨之尤明且詳曰書序可廢詩序不可廢雅頌之序可廢而十五國風之序不可廢也今日竟棄置不講矣爲功令懸朱傳以取士卽精通毛詩於科舉無所用然而窮

經之儒與好學深思之士著爲議論載之文章動稱序說豈非馬貴與所云不可廢者哉六籍經秦燔之餘詩以諷誦獨不絕漢初去古未遠諸儒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大序相傳子夏所作小序出自子夏毛公及衛宏更加潤色又有以爲國史所采錄亦未有定據而史記孔子世家古詩三千餘篇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序自正風雅頌與夫忠臣孝子諸篇而外凡云刺淫能令讀者發其媿恥所謂夫也不良歌以訊之爲詩人之忠厚凡云刺時能令讀者生其畏懼所謂邦之杌隉曰由一人爲詩人之忠君憂國合三百五篇皆可施於禮義也苟可施於禮義矣雖文字參差何可廢哉今

治詩之家終身不見毛序甚且以不宜場屋與稗官小說同類而觀之吾故申明其說俾知六義之傳其原有自爲不可廢而非敢與朱傳牴牾云爾歷官至左庶子年七十請告歸猶勤勤改訂所著書不輟也遷鶴勇於行義福州常氏婦未嫁其夫陳國勳得罪長流山左常徒步入門養姑七年遷鶴聞之爲募金贖其夫歸海上軍興泉州有里長大當之費胥役恣爲奸利每致破家沿及承平此風未息爲言於總督興永朝革之鄭成功據臺灣濱海居民避賊徙內地名其田土曰界外悉不賦之比臺灣平有司按籍徵科歲久莫知其故業民以大困或挈家流亡遷鶴請於有司就現耕地履畝定稅

界外之人甦焉其有德桑梓多此類卒年七十六著易說十五卷尚書私記一卷毛詩國風繹一卷春秋紀疑三卷春樹堂文集二卷子萬策康熙五十七年進士官翰林院侍講學士精研算術有館閣絲綸近道齋集萬策從子亮世孫科捷竝入翰林郡中號爲清德門戶科捷官鴻臚寺卿有志道齋集

馮景　顧諟

馮景字山公浙江錢塘人爲諸生善治古文辭而負氣嶽嶽不與俗合遊京師兵部侍郎項景襄客之時有司亟營建求大木不得有請易太學彝倫堂宋廇者景投書於左都御史魏象樞凡千餘言事竟得止聞者以爲壯相國索額圖欲一見終不肯詣去之淮安授經自給督漕淮安者徐旭齡也甚重景會久雨大水壞廬舍景以開濬河議進曰蓋聞有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功捍大患興大利使後世蒙其福事在宜行毅然起而圖之獨斷不煩於再計而大功必慮其萬全乃克有濟今秋淫雨彌旬三城水溢舟行坂上蛙鳴竈中淮民困於昏

墊蕩析離居者殆半究其所以皆淵河淤塞日久三城水無所洩故也夫三秋多雨天行之常耳連緜才一月而城不浸者三版斯已危矣今加以不可知之天災江星數動而月常離畢將民盡爲魚欲不寒心得耶昔禹鑿龍門決河流放諸海九功既成萬世永賴劉定公勞趙孟於雒汭欲其遠績禹功以大庇民而史稱蜀守李冰鑿離堆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渠可行舟有餘則用灌溉百姓饗其利西門豹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鄭國鑿涇水爲渠溉舃鹵之地四萬餘頃畝收一鍾於是關中無凶年此皆治水之卓卓者近世如潘季馴四壩之築淮陽食其德不衰淵河受淮安三城之

水由軋東溝七十餘里至射陽湖以入於海凡數百年於茲矣自澗河失浚水面高於城者累尺城中有水積而不流洞滴待其自涸反懼外水之侵而堅塞水竇以拒之日復一日習爲故常因是興文閘雖設而年年牢閉不敢開夫是閘固淮之生方也閉生方之水毋使入內積止水毋由出辟如人之一身下不得解而上不敢食塊然尸居生意盡矣宜淮民之窮也猶聞長老言疇昔澗河通時米薪百貨輻輳東關之外道便而民利興文閘不閉故文風科名寖昌而閭閻血脉通生計盛則是河之所係概可知也今秋久雨決隄山鹽高寶邳宿睢沭諸州縣田廬漂沒畜牧陸沈老弱塡溝壑丁壯流

離轉徙魚潰鳥散賴明公疏請蠲賑市鄰省粟立平糶法餘民得以更生然愚爲淮民生齒幸者尤在明公以開濬河爲己任蓋蠲賑市粟可暫而不可常而茲河一開後有萬年坐食仁人之德無窮矣先是淮之人士非不嗷嗷告哀乃旋議旋止類於道旁築室患在計不先定又無寶心任事之人故也愚以爲明公果毅然遠行其在今日有七便而擅五利凡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非常之原黎民懼焉今者人心苦潦欲得濬河洩之甚於望歲春夏水發力無所施霜降水涸則不煩申令人人樂役其便一且濬淤河較之堵塞決口加築隄岸事體迥異堵塞則有樁柳葦稭之費加築則有采石辦灰

運竇相杵之勢今濬淤不過掘去河身壅土而已其便二河工役夫遠者百里近亦數十里今沿河莊農皆可應募各爲近阡田園計非同勢驅刑迫者比用力自奮其便三河夫工銀每日例給四分隄岸衝決無常多有後患今應募之夫事竣即罷無追賠之累日得四分民喜過望其便四鹽城漕糧原自潤河輸淮近以河淤故反就淮糴米充數奸儈高下其手鹽民苦之潤河一通舟楫可達則民自以本色供正賦折貫採買之弊孔盡塞其便五欲開潤河應先遣廉幹官踏勘支河幾條通達某處縱橫幾何以河工挑土方之法計之每夫一日應挑土若干共計該夫該銀若干確有成算然後不惜

命駕復核了然委員分管事關考成官吏奉公胥徒畏法可以計日成功其便六近又訪於故老得明萬歷二十二年開濬澗河碑記具載澗河肇自宋人疏達二城積潦通達各鄉舟楫厥利匪細歲久淤塞至萬歷三年總漕王公開濬議每年動支本府四稅銀兩爲歲修費著有定規後因河潰范家口澗河復壅至二十一年總漕尚書李公三才採鄉民任勳等議自龍王廟濬至受河寺計長三十里面闊四丈底闊二丈深七尺仲冬畢工明年春復自受河寺下接車家橋東至射陽湖計長二十里零二十丈開挑深深闊如前式復如城西與文閘開一涵洞引漕流由城中與市河聯絡入於本河又

於河遙適中處地名郭家舍建閘以備蓄洩仍行山陽縣佐貳官一員專管歲修年加深浚即歲修銀兩不敷不妨請增以求永利既有故事可考準而行之其便七有此七便宜乎令未下而懽聲載路也嘗稽昔賢多以凶年興大役如范文正守杭郡值歲饑力請發粟行賑兼諭各寺觀大修浮屠老子工作並興或譏不急公曰吾以食貧民也蘇文忠公亦然值杭大旱飢疫浚二河修六井築西河長堤南北徑三十里以通行者全活萬計他如顏魯公守撫州治陂灌田汪綱知蘭谿大興水利王安石爲鄞令築堤濬塘皆以歲歉舉事今濬澗河活饑民工易成而民得食此一大利也水之災甚於旱

旱無田禾廬舍猶在今皆漂沒不保一椽壯者散而之四方難復本業今於淵河兩旁相度隙地草創廠舍招集流亾有願食其力來赴土工者命詣所在有司報名注册俟開工有期照名安插給粟給錢則饑民歸之如流水不致遷土而大去其鄉漢時尚有募民徙塞下以實廣虛者今去幽谷而遷喬木不離土著十年生聚成邑成都此二大利也語云飢寒至身不顧廉恥慈母不能有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故不地著則離鄉輕家亾命相聚而爲盜此大可慮也今誠棲留有所資生有基復業有望非甚無良豈甘自絕從茲犬不夜驚民皆安枕此三大利也淵河一水遠通高寶興泰諸州縣土

皆宜稻兼饒魚鹽蒲葦之利此河開則米薪之船往來絡繹商賈道便百貨流通又可藉沿河居民於隄閘處所謹啟閉時蓄洩可以變斥鹵而爲沃野此四大利也潤河通則三城無停水興文之闈可開生氣流轉地靈人傑賢才輩出文武忠孝當不減於韓王孫枚氏父子徐仲車陸君實諸公也此五大利也古人於治河救荒皆云無奇策今明公一舉而兼二奇得七便而開五利百世之後猶將戴德豈特七邑三城拜賜而已哉江蘇巡撫湯斌入爲尚書掌詹事府㬌復投書陳淮安水患請修隄防禁吏之不飭者以甦民困斌得書太息既而曰山公固是不朽人青史名長不在科第也徵君閻若

璩著古文尚書疏證以晚出武成篇先書一月壬辰次癸巳又次戊午巳是月之二十八日復繼以癸亥甲子是爲二月之四五日而不冠以二月非今文例景謂其書法與穆天子傳周書世俘篇同必出一手隋唐經籍志藝文志皆稱周書得於晉太康中汲郡魏安釐冢晉束晳傳亦稱與穆天子傳同得可驗也又駮正其四書釋地十事若璩大服之景讀春秋有周正改時論十篇其一曰周易革卦彖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是故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而革命之大莫過於改正朔伊尹曰爰革夏正尹佚筴祝曰膺更大命革殷是也春秋經傳皆改月改時而胡康侯輒以夏時冠周

月遂疑謂有明學徒三百年以至於今胡氏曰前乎周者以丑爲正其書始卽位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則月不易也後乎周者以亥爲正其書始建國曰元年冬十月則時不易也是二說者吾姑徐之申吾辨而第先舉春秋經傳之改月改時者以明孔子筆削純遵周正斷無可疑者桓八年冬十月雨雪此八月雪也故書若夏十月則雨雪宜隱九年三月震電此正月雷也故書若夏三月啟蟄也久矣則震電宜桓十四年春正月無冰成元年春二月無冰周之春夏之冬也惟其十一月十二月無冰也故書若正月泮二月融則無冰也宜定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楊龜山云若以夏時冠月當曰秋十月也一語駁透劉向

以爲周十月今八月也故隕殺非時若果夏十月繁霜
宜也且無菽矣昭十七年六月日食太史曰日過分而
未至謂過春分未夏至也四月也若果六月焉則夏至
亦過矣故僖五年傳春王正月日南至有寅月而冬至
者哉昭二十年傳二月日南至有春分而冬至者哉此
皆先正之通經者嘗論之吾第舉其畧云爾噫孔子成
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若生周之世反古之道擅改王朝
正朔以從夏時是干紀逆節之大者而何以訓于臣康
侯固賢者吾惟不敢厚誣聖人甯責備賢者而已矣其
二曰商固改月矣左傳昭十七年梓愼曰火出於夏爲
三月於商爲四月豈非改丑月爲正月故以三月爲四

月乎漢律歷志引書序及古伊訓篇云惟太甲元年十
有二月朔伊尹祀於先王誕資有牧方明班固解之曰
言雖有成湯太丁外丙之服以冬至越茀祀先王於方
明以配上帝葢是年值月朔冬至故云伊訓之十二月
乃夏正十一月正冬至郊祀之時太甲中篇亦有惟三
祀十有二月朔此商之十二月夏之十一月也爲明年
建丑之正月羣臣皆朝正故伊尹先期以冕服奉嗣王
歸於亳其文本明則吾信商書及左傳及班固律歷志
不信胡氏說也秦亦改時矣司馬遷始皇本紀云改年
始朝賀皆自十月朔月令季秋爲來歲受朔日此則秦
正建亥之歲也漢書高帝紀春正月顏師古曰凡此諸

月號皆太初正歷之後記事者追改之非當時本稱也以十月爲歲首卽謂十月爲正月今正月當時謂之四月耳顧亭林據此以爲秦亦改月胡氏失之近毛氏傳考始皇本紀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月曰嘉平引原注茅盈内紀云始皇三十一年九月庚子有歌謠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升入泰清帝若學之臘嘉平因改此名則明是夏九月爲秦十二月吾是以信茅盈内紀及顏師古注不信胡氏說也䋣曰周不改時哉難者曰周改月信矣惟是改時而以冬爲春春爲夏夏爲秋秋爲冬理有未當義有不安予曰理莫精於易義莫顯於詩學者不可不知也易凡於陽剛皆屬上於人爲君

子於世爲治於時爲春爲夏陰陽皆屬下於人爲小人於世爲亂於時爲秋爲冬復十一月之卦也一陽於是乎始生故周以爲春王正月姤五月之卦也五陽在上一陰在下故周以爲秋七月此文王所演武王本之以改元紀時集大統而奉若天道者也而其義大顯於周公七月之詩故凡一陽二陽三陽四陽之月皆日之日之也者陽也陽故爲春爲夏自一陰二陰以至純陰之月皆月之月之也者陰也陰故爲秋爲冬難者曰四月亦純陽之月奚以不日之曰是乾卦也陽盛而陰伏也故曰四月秀葽猶夫十月純陰陰盛而陽生矣故曰歲亦陽止夫文王演易以彌綸天地之道武王繼志述事

改元紀時所以順乎天而應乎人周公作七月之詩仰觀天文俯察地理或日之或月之而陰陽之義明孔子作春秋尊周正往往寓其扶陽抑陰之義褒善貶惡而亂臣賊子懼事經此文武周公孔子四大聖人所昭垂炳如日星而猶謂理有未當義有不安也耶或曰周正既如是奚秦又不然曰不讀歷書乎太史公明曰天下有道則不失紀序無道則正朔不行於諸侯此在戰國後秦幷天下時乎春秋則否案周本紀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此誤也當云十二月戊子師初發便合周正而武成書序云一月戊午師渡孟津據三統歷爲周正之二十八日夏正冬十一月也而史稱武王伐紂孟春興師改時也故其三曰太史公歷書云三王之正若循環窮則反本葢言夏正以正月寅至丑而窮商卽反本於丑以爲正商正以十二月丑至子而窮周正反本於子以爲正云

爾而未知其所以然葢武王改正實始自文考武第繼述其演易之心而以乾元爲革命之始此在昔儒罕有及者吾嘗精思而得之今夫天開於子律中黃鍾爲萬事根本音始於宮窮於角數始於一終於十成於三氣始於冬至周而復生律書昔者武王伐紂吹律聽聲推孟春以至於季冬殺氣相并而音尚宮於時一陽動於下復之一陽卽震之初九乾爲大父文王也震一索於乾而得初爻是爲長男武王也武王伐紂一戎衣而有天下震驚百里不喪匕鬯故文王曰震亨震有亨道焉復之一陽卽震之初九而震本於乾初爻伏羲氏一畫開天者此也文王貞下起元者此也故周易以乾爲首而

周正以子爲元孔子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故周必改子月爲正月者所以大一統而愼始也父道也君道也春秋首書元年春王正月公羊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其弗信矣乎而武承文演義首乾之心震得乾初爻則又子道也臣道也天開於子與帝出於震其義一而已矣案此則紂當剝極之運而坤爲十月卦故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亦可以爲血流標杵之證故曰震爲雷爲龍爲玄黃理無不合者或曰復之象先王以至日閉關武王乃行非常之舉何哉曰文王明言復亨出入無疾朋來無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剝盡而復故曰亨內震外坤下動上順應乎天而順乎人故曰出入無疾有臣三千人惟一心故曰朋來無咎又自姤卦

一陰至此七爻而一陽來復反復其道剛德方長故曰利有攸往此非武王革命不足以當之或曰文言利有攸往而周公則曰先王以至日閉關武旣以一月伐商閉關也乎哉曰先王文王也后者有天下之稱武王也文王處其常武王行其變變不可訓故曰后不省方養微陽也姤象曰后以施命誥四方謹微陰也其義亦一而已矣或曰震得乾初爻文王則爲潛龍勿用武王則爲飛龍在天又何也曰龍德而隱者也文王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聖人作而萬物覩武王也然則武與文異乎曰不異文王先天而天不違武王後天而奉天時其四曰明乎周正建子不惟十二卦始於乾元十二律亦

始於乾元奚以明之昔周景王鑄無射問律於伶州鳩對曰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律度律均鍾百官軌儀紀之以三（天地人）平之以六（律）成於十二（律呂）天之道也夫六中之色也故名之曰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由是第之二曰太蔟三曰姑洗四曰蕤賓五曰夷則六曰無射是皆陽律也韋昭解之曰十一月曰黃鍾乾初九也以爲六律之首重元正始之義也正月曰太蔟乾九二也三月曰姑洗乾九三也五月曰蕤賓乾九四也七月曰夷則乾九五也九月曰無射乾上九也蓋陽奇奇爲天數故以乾六爻分隸奇月有如此者州鳩又曰爲之六閒以揚沈伏而黜散越也元閒大呂二閒夾鍾

三閒中呂四閒林鍾五閒南呂六閒應鍾律呂不易無姦物也是皆陰律也而韋昭解之曰六閒六呂在陽律之閒十二月曰大呂坤六四也元一也陰繫於陽以黃鍾爲主故曰元閒二月曰夾鍾坤六五也四月曰中呂坤上六也六月曰林鍾坤初六也八月曰南呂坤六二也十月曰應鍾坤六三也葢陰偶偶爲地數故以坤六爻分隸偶月有如此者於是焉武王以二月四日癸亥夜陳未畢而雨（和氣之應）以夷則之上宮畢之則用乾九五飛龍在天也明旦甲子昧爽王以黃鍾之下宮布戎於牧之野則用乾初九陽在下也始而亨者也王以太蔟之下宮布令於商則用乾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天

卜文明也反及嬴内王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舍於百姓則用乾上九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故利以施惠舍罪維時太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而四者皆用陽律以合乎承乾正始之義自是建官三百六十亦準周天之數所爲度律均鍾百官軌儀其在斯乎夫數始於一而天子一位成於三而爲三公究於九而爲九卿三其九焉而爲二十七大夫九其九焉而爲八十一元士皆陽數也后亦然故有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至於周公繼之制禮作樂人官物曲之宜雖不純用乾陽亦參坤偶而數極於十二而止天之道也記曰古之制禮也經之以天地紀之以日月參之以三

光政教之本也豈不信哉其五曰明乎周正建子而六經之作皆本於乾元而宗文王是何也易首乾坤故詩首關雎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夫婦然後有父子君臣上下此道之大原也周禮首天官冢宰總六官而掌邦治以佐王禮運曰夫禮必本於太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其官於天也斯言信矣夫春秋則首書元年春王正月王文王而始乾元或曰春王云爾奚屬之文王曰鸑鷟鳴而演易成麒麟獲而筆削絕文王旣沒文不在茲乎書首堯典欽昊天周書首泰誓作元后元卽乾元坤元百物資始而資生者於是大書惟十有三年春春非建子而何哉孰建之文王建之也史

遷周本紀云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改法度制正朔矣則武王十有三年春之爲夏正冬十一月斷無可疑者或曰文王至德其稱王何也曰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而周受命雖新六州四十國之君皆來歸附雖欲無王得乎故曰王者往也大雅皇矣詩曰萬邦之方下民之王有聲詩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周頌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史遷受命稱王之言本此或曰文王謚也追賦之辭曰否棫樸之詩序云文王能官人也其左右趨之也則稱曰辟王其六師及之也則稱曰周王卒乃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且以周王壽考作人之言徵之其作於髦年受命之時可知此皆

稱王無諡者或曰殆亦後人追賦前事與曰不然靈臺之詩于來之民歡相謂也一則曰王在再則曰王在豈追賦也哉且而不觀武王之稱文王乎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此面稽非追稱也若之何弗信維是秦焚書而樂經亾然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也傳曰大不踰宮細不踰羽夫宮音之主也而黃鍾爲十一月之律一陽來復雷在地中故豫之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稷於是大合樂於圜丘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故禘禴有樂而嘗無樂樂由陽來者也故曰聖人作樂以應天是皆不離乎文王演易首

乾元之義是故班氏藝文志云易學如天當無時不學而詩書禮樂與春秋共五學則如天之有五行知言哉知言哉其六曰泰誓十有三年春蔡氏集傳信歐陽子之說謂是武王卽位之十三年似乎近理而其實大謬不然案大戴禮云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十五生武王則武之年少於文十四而小戴禮云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文王終時武王已八十三歲矣準以周制踰年改元迄武王崩裁十年耳安得於大會於孟津稱十有三年乎故歐陽子蔡氏之說皆無稽不足信也漢孔氏言虞芮質成爲文王受命改元之年凡九年而崩武王立二年而觀兵三年而伐紂合爲十有三年而

周本紀云武王已克殷後二年問箕子以天道不知洪範之十有三祀卽泰誓之十有三年非克殷後二年也惟武王疾則在克殷後二年吾於金縢書信之也或曰書云王翼日乃瘳下云武王既喪將無卽死是年乎史記亦言瘳後而崩是武王年止九十一安得云九十三邪曰不然鄭康成金縢注云文王終時武王八十三後六年伐紂後二年有疾疾瘳後二年崩崩時年九十三矣夫史記瘳後而崩之言統辭也康成瘳後二年而崩之言專辭也武王疾周公願以身代卜龜習吉已至誠感神矣公曰體王其罔害若旋瘳旋喪奚以云予小子新命於三王惟永終是圖也哉孔鄭於大戴記所載文

武崩年無毫髮異而猥云是武王改元之十三年邪今人不信大小戴孔鄭確然有據之論而反信歐蔡無稽之言亦見其惑也或曰然則武不改元乎曰惡是何言金縢既克商二年孔傳云伐紂明年故正義云克紂稱元年知此二年是伐紂之明年也惟蔡氏不信漢孔氏以春爲建子之月繆解爲孟春建寅且疑周以仲冬爲春四時反逆皆不得其正迷誤後學至今豈非篤信胡氏周不改時之蔽哉其七曰鄭氏箋詩維莫之春言於

爲孟春正以明周正也周禮遂大夫之職正歲簡稼器修稼政正歲者夏之正月乃周之暮春月令孟春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修封疆審端徑術善相邱陵

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周語宣王不耤千畝虢文公諫曰農祥晨正日月底於天廟土乃脈發韋昭注爲孟春之月又曰王其祗祓監農不易命農大夫咸戒農用正與此詩王釐爾成來咨來茹相發明周禮又謂之上春內宰之職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種稑之種而獻之於王亦與此詩於王來牟將受厥明相表裏來牟麥也月令春食麥此舊麥也將者未然之辭謂新麥也且此詩云嗟嗟保介而月令孟春云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閒非卽詩所云保介乎則此莫春斷是周三月斗柄建寅而非建辰蔡氏不達周正反誚鄭箋爲漢儒承襲

之誤甚且詆之曰鄭氏於詩且不得其義則其考之固不審也妄矣哉至其注伊訓云三代雖正朔不同然皆以寅月起數因舉詩言四月維夏六月徂暑以爲周不改月之證孰知武成惟四月顧命惟四月皆建卯乎六執其一隅所見而遂欲以蔑全經非通人通論也春秋時人好以夏正明周正如卜偃梓愼絳縣人不過偶一言之詎便信爲周行夏時乎小雅四月之詩因言夏暑則曰四月六月人易曉曰六月棲棲亦然盛夏興師故明言六月而至於言天變則皆周正也如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鄭箋謂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孔氏正義鑿鑿疏之正月繁霜毛鄭皆云夏之四月建巳春

秋傳所謂正陽之月故曰正月而謂周不改月皆從寅月起數豈通也哉又有詩人偶言夏正之月而毛鄭皆以周正互釋互者蔡氏葢未之知也如小明之詩曰二月初吉此明是建卯然於周爲四月矣故下言日月方奥毛傳曰燠煖也日月方除毛傳曰除除陳生新也而鄭箋則云四月爲除予初亦不解四月爲除之說及觀孔疏引爾雅四月爲余月孫炎李巡皆謂除余字異而音同乃始昭然於心而無疑夫古之說經者皆有師承毛鄭名儒言必有本非若後世寡學謏聞之徒但憑私臆鑿空杜譔者比而孔穎達云毛鄭時書籍猶多必有所據吾綦賞此通人之言安得不歌緇衣之卒章也噫

其八曰周襄王二十六年閏三月而春秋非之曰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周三月乃夏正月故曰先王之正時周正以子始以亥終順乎十二支故曰履端於始序則不愆周書凡三紀三月康誥之三月多士之三月皆夏正月也周雖建子百辟朝正而凡舉大事仍於先正之時行之故曰舉正於中民則不惑襄王乃於正時置閏不亦戾於禮乎故曰歸餘於終事則不悖吾於是而恍然於傳言正時卽周禮所云正歲無以異也天官小宰職云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鄭注正歲爲夏之正月得四時之正以出教令者審也又宰夫之職云正歲則以法警戒羣

吏令修宮中之職事鄭司農亦訓爲正月其他五官凡言正歲莫不皆然至於周建子之正月朔則明曰正月之吉始和布六典於邦國都鄙又有非正月而亦言正歲者則又明著夏正之月數使人不惑如淩人職云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是也玉藻至於八月不雨夏正六月也明堂位孟春乘大路夏正十一月也季夏六月夏四月也禮記又有明言歲十二月而鄭康成仍以建亥之月解之者見於周禮祭蜡息老物之注引郊特牲曰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鄭謂十二月建亥之月也月令孟冬勞農以休息之是也洛誥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下云在十有二

月唐孔氏云周十二月建亥之月也明月卽是仲冬建子王者冬祭必用仲月此是周之歲首故言歲耳經傳之文明白如是而猶謂周不改時左氏旨於目而不旨於心乃橫目之徒仰不覩三光之明不亦大可哀哉按鄭箋定之方中云此夏正孟冬也正義曰在周十二月矣春秋正月城楚邱則作室亦正月而云得時者左傳云凡土功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則冬至以前皆爲土功之時國語營室之中土功其始是也而召誥於三月營洛邑者鄭志答趙商云周召之作洛邑因欲觀衆樂與否不依常時也乃誥信周書三月皆夏正月九曰人不讀外傳周語則亦無以明泰誓十有三之爲周正建子之月決然信之而無疑案伶州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柄星在天黿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顓頊之所

帝嚳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黿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大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馮神也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爲農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伶州鳩此言自非明乎星宿度數而精通歷算者亦無由知賴劉歆作三統歷其考之也精而論次之也詳於是韋昭王肅等皆據而言焉其歲時月日合之周書歷歷無爽今據以述之如左志曰三紀上元至伐紂之歲若于歲歲在鶉火張十三度（鶉火之次周之分野歲之所在利以伐人）故傳曰歲在鶉火師初發以殷十一月戊子（韋昭云夏十月）日在析木箕七度故傳曰日在析木是夕也月在房五度房爲天

駟故傳曰月在天駟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斗柄也故傳曰辰在斗柄明日壬辰辰星始見於癸巳武王始發丙午逮師戊午渡於盟津盟津去周九百里師行三十里故三十一日而渡明日己未冬至辰星與婺女伏歴建星及牽牛至於婺女天黿之首故傳曰星在天黿是劉歆所考之事也蔡氏亦嘗本鄭氏說而畫堯典四仲中星圖矣其末仲冬星昴圖則旣以亥子丑定北方之位而以房星屬子房天駟也則豈不知月在天駟也者由是而次之則析木也其宿尾箕也武王師初發以殷十一月二十八日戊子日在析木箕七度則豈不知日在析木也者由是而次之則星紀

也其宿牛斗也戊子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韋昭云殷十二月夏十一月合辰在斗前一度則豈不知辰在斗柄也者由是而次之則元枵也其宿女虛危也是月二十九日己未晦冬至辰星與婺女伏歷建星及牽牛至於婺女天黿之首天黿卽元枵也則豈不知星在天黿也者乃於十三年春改子爲寅反詆鄭氏考之不審何蔽之深也不然蔡氏豈不讀周語者哉閻百詩嘗言漢古詩明月皎夜光一篇玉衡指孟冬漢以十月爲歲首此孟冬乃建申之月指改時而言下文秋蟬鳴樹閒爲明實候故以不改者言唐儲光義詩以王紀冬令殷人乃正月揚升庵曰唐人不辨而自了然是也宋儒始生異說明人益滋妄解矣知言哉其下曰馮子著論周正改時九首成有通儒進難曰是固然矣所未允者司馬子長謂西伯受命之年稱王改法

度制正朔是誣聖人也子信其說奚可哉馮子曰是非予長一人之私言也皆明見於詩書周易有可據者大雅文王之詩曰上帝既命侯于周服大明之詩曰有命自天命此文王有聲之詩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而周書亦曰文王用肇造我區夏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猶謂文王不受命乎夫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今觀文王伐密崇邁六師擅決平作豐邑祭用圭瓚學建辟廱其治岐九一世祿發政施仁何一非王者事故正義云大雅造舟爲梁祼將于京是類是禡靈臺靈囿皆是天子之禮而猶謂不改法度乎易大彖辭皆周公作凡言后屬武言先王屬文吾前已

言之矣今於其稱先王者考之比之象曰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則詩稱文王萬邦之方下民之王四方攸同皇王維辟也觀之象曰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則文之綱紀四方咸和萬民壽考作人譽髦斯士也噬嗑之象曰先王以明罰勅法則康誥云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又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也无妄之象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則文之惠鮮懷保騶虞麟趾澤被昆蟲仁及草木也渙之象曰先王以享於帝立廟則詩美文王昭事上帝惠于宗公而肅肅在廟孟子言明堂爲王者之堂以文王之治岐行王政當之而升之六四王用享于岐山王者執謂謂文王也詩曰王赫

斯怒皆不稱謚蓋生名之而猶謂文王受命不稱王乎殷本紀云諸侯多畔紂而往歸西伯周公亦稱文王以庶邦惟正之供則既統其君附其國且貢賦其土地矣蓋有不得不殊位號之勢故曰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史稱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後十年而崩易緯亦云文王受命改正朔布王號於天下洵不誣也難者曰若是則滋惑之甚文王至德終身服事殷三分有二獨夫尚存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聖人之所惡也曰不讀商書乎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紂直言天既訖我殷命惟王淫戲用自絕微子箕子僉言殷其淪喪當是時舉朝上下無不知紂必亡紂雖自言有命在天而

亦不禁文王之王也已難者曰如子言天下信有二日也乎哉曰是有說文雖受命稱王而二王竝立是爭也文王於是極其率畔國以服事殷之盛心而尊而隆之例帝泰與歸妹之六五一則曰帝乙再則曰帝乙乙者紂之父也帝其父有不帝其所立之子乎故孔子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又何疑矣難者曰帝乙信然帝紂何本曰周史記盡燔秦火吾不得而稽矣然帝紂之文雖不見於經猶見於傳周語祭公謀父所云商王帝辛是也商則其王也帝則其辛也孰帝之文王帝之也卜偃有言今之王古之帝也名號殊則不嫌於二王忠貞篤亦無傷乎兩大

王以六州四十國庶邦冢君百工不釋之故不得不王卹以順人心承天意自王其國非有加於商也終不失臣節以沒其身其謂之至德與其不謂之至德與難者曰帝乙帝辛則其於商先王皆帝之乎曰帝哉帝哉殷本紀可覩也及武王爲天子其後世貶帝號號爲王見史記故周書君奭於成湯太甲大戊祖乙武丁皆依常稱而無逸於中宗高宗及祖甲皆稱殷王紂既凶德喪殷故削其帝號仍稱殷王受惟帝乙不替其名多士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多方帝乙罔不明德慎罰稱其明德蓋亦以文王嘗隆稱於易之故而遂無改也文之忠武周之孝也且中庸言追王太王王季而文不追生豈非生即稱王之明

證哉抑不惟文王然湯伐桀卽稱王觀其把鉞作湯誓
曰吾甚武號曰武王難者曰此亦史記之言不足信
商頌有之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亦不足信乎董仲
舒有言事父者承意事君者儀志事天亦然故必更稱
號改正朔者無他焉不改不順天志而明自顯也是故
受命必稱王無可疑者難者曰如子言文受命稱王也
信第卽位既改元矣今又改元可乎曰正惟稱王而後
改元周公曰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夫文王
卽位時年四十七孔傳至八十九始受天命改元九十七
而崩故武王曰惟九年太統未集子長云後十年而崩
則舉成數言也惟稱王改元故曰崩公孫丑亦云百年

而後崩帝王世紀云文王即位之四十二年八十九歲在鶉火更爲受命之元年始稱王矣逸周書稱文王受命九年惟莫春在鎬召太子發作文傳而劉歆三統歷亦云文王受命九年而崩是故稱王必改元改元必制正朔斷斷無可疑者難者曰稱王改元則吾既得聞命矣惟制正朔則未敢信以經無明文若六經中但得文王一言及周正斯信而有徵矣曰有徵吾仍徵諸易夫周易文王所演而彖詞則又文王之所繫也六十四卦中僅一言月數然已確乎周正不爽者臨卦曰元亨利貞至於八月有凶夫自復卦一陽之月至於遯卦二陰之月夏正六月也而文王曰八月非改正而何難者曰信矣

周正改月改時實始於文王惜乎周史記盡遭秦火而
猶幸於經正之也景言論諤諤無迴避再遊京師主工
部侍郎金鼐
上方命部院大臣甄別屬吏問諸景景曰公視屬吏何
如耳賢耶奈何斥不賢耶不及早言須
上命而簡稽之是職之怠也鼐患五部皆有斥者景曰
東漢詔舉鉤黨平原相史弼獨無所上弼之言曰五郡
自有平原自無公能若是古人何讓哉鼐曰善遂一無
所斥先與湯右曾查昇李我郊以文學受知於祭酒王
士正士正居言職景上書責其諫諍士正不以爲忤也
鄉試有顯者授以關節卒不肯受遂被考落景嘗作恨

不見彭公敘曰戊寅十月之望予在天水方伯幕下藩中人驚相告曰古愚彭公來矣客皆往觀予方浴覩無及睒望者累日自景重公姓名願見無由垂二十年一朝可以靚面而又失之惡能無恨甲寅閩變賊欲汙公公罵之賊怒擊齒盡落則吾以公爲罵賊斷舌顏杲卿其後宰三河仁而廉日餐虀粥有時絶糧則吾以公爲塵甑范萊蕪御前放鷹者至縣使來索餽牽猝縶於庭公鞭之則吾以公爲彊項令董宣入爲給事中劾奏癸酉順天主考官不公至請斧劈臣頭縣太學以謝士天下壯之則吾以公爲折檻朱雲埋輪張綱及出監河工秋濤齧堤公止宿其上誓身同去留則吾以公爲河溢

瓠子請以身塡金堤如王尊今謝公按察貴州有
詔過家上冢主僕行李裁二扃則吾以公爲一琴一鶴
趙閱道凡此六七公有一於今世必如爭先覩麟鳳之
爲快而況忠淸正直之德全備乎一人之身者哉思之
二十年一朝而失之是吾命之不辰而抱恨無窮期已
客言公黃面白鬚而齒盡禿予曰聖人不相豈貌取哉
堯長舜短禹跳湯偏周公身如斷菑仲尼面如蒙倛之
類狀貌不踰人而心則踰人其名遂與天地日月不同
其始而同其終吾嘗立乎夷庚往來幾百輩而若無覩
焉自今以始乃時時有一黃面白鬚而齒盡禿其人者
往來於予懷而不能去則不見猶見也遂序之以當圖

晝而時觀之以釋恨彭名鵬閩人清吏也商邱宋犖見而賞之犖巡撫江蘇喜徐邈不寄耳目於羣吏之言景謂不如張忠定公採民間事各於其黨詢之詢君子得君子詢小人得小人雖事有隱匿者亦十得六七矣景益老竟無所遇惟與山陽顧諟善著宰草十二卷諟序之又有樊中集十卷解舂集十四卷已付梓矣皆燬於火康熙五十四年卒年六十四學者私謚爲文介先生諟亦不達以治古文名

顏元 王源 李塨

顏元字渾然又字習齋博野人明季父戍遼東衛卒於戍所元貧不能治裝束徒步數千里至關外覓父骨歸葬人以爲孝子元論學雖宗王守仁加以清尅潔慤自爲一家之說嘗論孟子性善卽孔子性相近習相遠意同而語異時人追味以爲知言又矯後儒心學放恣之弊徽州姚際恆作庸言錄謂周程張朱皆出於禪其說本於元又謂聖人無心學而有其學乃自立爲學次第雜取少儀內則諸篇定幼學之準而以古文禹謨李氏周官經所云六府三事三物爲節目彷彿班王學限年責功之說而心學闕焉以螽吾李明性崇實學言與其

說合詣之明性不見亦不答拜元又詣之值他出見案前所錄書大驚歸而書明性姓字於屏每出入必拱揖焉明性乃遣其子塨與游故塨之學多出於元也著存性存學存治存人四編其門徒習之

王源字崑繩少有節概慕漢諸葛武侯明王文成之爲人善古文蠡縣李塨見其文盡棄少作而學焉又與塨師博野顏元元講學於鄉里其本在忍嗜欲苦筋力以勤家而養親而以其餘習六藝講世務以備天下國家之用以是爲孔子之學而自別於程朱源一見大說與塨同師事之源好遊妻子不知其所知與桐城方苞爲友苞固爲程朱之學者也一日忽至苞家謂苞曰子篤

信程朱恨終不能破子之迷也因留兼旬爲言程朱之所以失習齋之所以得苞終不荅憮然曰子終守子說吾從此逝矣使百世以下聰明傑魁之士沈溺於無用之學而不返是卽程朱之過也苞作而言曰子毋視程朱爲氣息奄奄人也朱子上孝宗書雖晚明楊左之直節無以過也其倘荒浙東安撫荆湖則西漢趙張之吏治也世不以此稱者以道德崇閎稱此轉渺乎其小耳又程朱之爲人皆易退而難進也非其義也雖三公之貴避之若浼子之所能信於程朱也今中朝如某某子夙所賤惡倘一旦揚子於朝以學士或御史中丞徵子子將亡命山海而義不反顧乎抑猶躊躇不能自決也

吾願子歸視妻孥潔其身而已矣毋非議前人爲也源因自咎曰子言亦有理吾又聽子言矣自是終其身不非程朱既而苞以事下獄既解塨來唁亦以語源者語之塨亦以爲然也源有文章練要若干卷

李塨字剛主蠡縣人居恕谷里又稱恕谷塨父明性字洞初謂學貴實踐實踐必從謹身始聚生徒喋喋講學無謂也又謂世儒求身心不實乃求事物事物不實窮致物理於古所編摘之書而注事說物益復不實遂屏去事物不道漸至兵農禮樂由賜求赤皆斥之爲舍已爲人之事則學亦安用矣乃與同邑王法乾訂身心之學與五公山人王餘佑論有用之學錄孔聖全書及通

鑑事蹟可施用爲一書嘗誦之康熙二十九年副榜仕爲通州學正塨傳其家學又與大興王源事博野顏元遭喪既葬陳服慨然曰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今古樂亡誰當讀者有以蕭山毛奇齡所著皇言定聲錄竟山樂錄二部餽之者讀而恍然遂往詣奇齡受樂盡得其所傳五聲二變四清七始九歌十二律諸遺法去書有譌謬亦爲正定奇齡甚愛之塨博學篤志謂前儒每言講習證悟不務實而窮高遠斯乃義合乎程朱而敎背乎孔氏然非聖人之所謂學也其論易以象爲主兼取互體以爲性與天道聖門罕得而聞乾坤四德必歸人事屯蒙以下亦皆以人事言之

陳摶龍圖劉牧鉤隱以及探無極推先天其詞虛誕其理犄淺不可用也又論大學格物即周禮三物孔子之世去古未遠六德六行六藝綱領尚存格物之學人人講肄不假更圖厥旨故但以明德親民標其目以誠意示其途而已補格物者是畫蛇而添其足將失旨酒而不可悔矣塨言論多祖奇齡惟以三物詮大學蓋遵顏元之指不依奇齡爲斷奇齡惡其異已別起一義作逸講箋以難塨同門諸子遂兩行之不定其是非卒年七十所著周易傳注七卷附筮考一卷論語傳注二卷大學傳注一卷中庸傳注一卷傳注問一卷學記五卷李氏學樂錄二卷大學辨業四卷聖經學規纂二卷論學